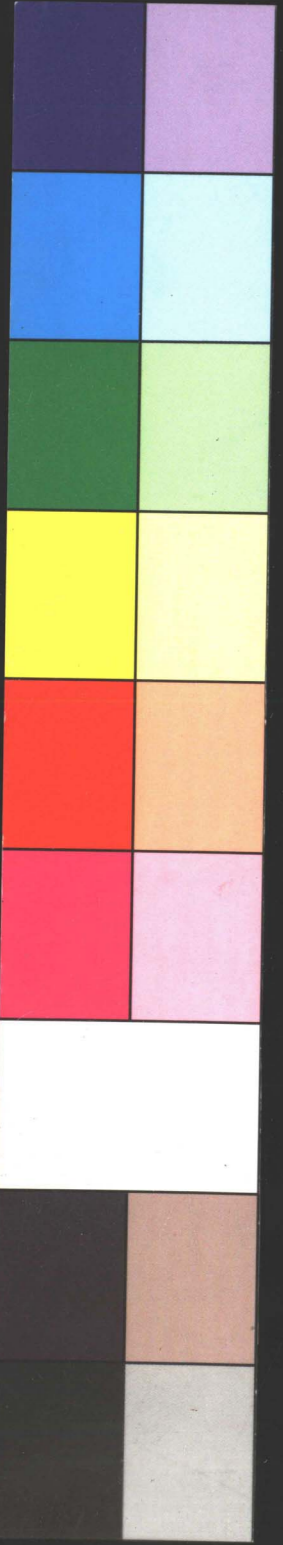


永心文鈔卷八

意也保祿赫宗高煥數數三還淳方黎如林山選書

余因宣教郎夏公墓誌銘

夏庭簡字迪卿曾祖咸祖克修父思恭世家台州黃巖
慶元五年登進士第黃巖浙河東太邑賦當其州大半
魚稻之饒被鄰境喜讓善施溫克多異材然自隋唐設
進士諸科而其地寂寥湮沒無以名稱者宋興且百年
始一見又百年始再見又或始二人或越數舉積而至
於君然後始羸十人嗚呼何其少而難也昔王元之蘇
子由皆病進士取人猥多得者濫易無益治道余初以



爲篤論然以黃巖觀之廣地且百里衆民過萬室累數
百餘歲矣苟有以取之其得宐不止此然則果欲爲治
豈輕絕其人使不得仕耶古人各治其國士必先自足
於私朝而後及上勢不得多且易也今盡取於上復分
以泄其下雖多猶少雖易猶難爾且隋唐貴進士號異
科尤異者山人制策勢亦不得多且易也今無以差等
壹命爲進士審如二公意必於取士之法大有所改故
余因黃巖進士之少夏君獲預十人之難疑其論猶未
篤也君初補定海尉連遭二喪授長溪簿益讀書明習
今古親仁敬士林叔和趙幾道皆愛之往來長溪必過

余退然下席隨所遇若素稔語不妄發問則博辨余亦
愛之旣而聞其在閩思不出位而以事至者常立決是
非少所徇諸司及士民亦愛之調臨安府都鹽倉未久
嘉定十一年某月某日無疾卒年四十六八月丙申葬
靈雲南麓娶柯氏子二人曰紹堂紹基三女子余固悲
君成於艱地而列於稀稱若將有以遇之也不幸死則
無終無傳銘曰
又無害行有恥載六百羸十士慨不逢表幽里嘉定十

公溫州瑞安新城里蔡氏名幼學字行之曾祖昌祖廷直父贈通議大夫端卿中乾道八年進士第初同縣陳君舉聲價喧踴老舊莫敢齒列公稚甚獨相與鴈行立比三年芮國瑞呂伯恭連選拔輒出君舉右皆謂文過其師矣孝宗親策將爲上首公乃言陛下始卽位冀太平且暮至也奈何今十年愈益壞乎語諄切如家人父子又宰相虞允文梁克家養虛譽苟容而張說姨子預兵柄有許史丁傅之漸孝宗初不過也或疑天子聖德方日新公少年論諫盍順導婉達繇是不得高第教授廣德軍通議卒待潭州教授闕執政言蔡幼學未登朝

可惜孝宗遽冑首問年幾何矣何以名幼學施參政奏孟子云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故幼學其名行之其字上佇思慨然曰今壯矣可行也已差敕令所刪定官對語如策孝宗喜曰解卿意欲令朕立規摹爾甚善然後知上不以言咎臣下而公亦未嘗變所言也碩人黃氏卒除太學掾未行或請武學參用儒臣爲其博士久乃爲太學博士口試祕書省正字兼實錄院檢討官遷校書郎著作佐郎朝廷念輩流多要地猶滯館下議進擢公歎僞學禍已成朋類將散求外補特提舉福建常平茶事御史劉德秀果言公嘗迂孝宗罷再主冲佑觀凡

八年知黃州福建提刑未上召爲吏部郎官國子司業兼權中書舍人宗正少卿遷中書舍人兼侍講韓侂胄死餘黨尚梗塞正路公一掃絕竄免尤衆號稱職除刑部吏部侍郎兼直學士浣趙師霁以冬官知臨安府公當不允奏師霁之人與其行事衆耳目素具也於是四典京邑非臣所知不允必有褒詔臣無辭以草遂止改兼侍讀師霁命復下除龍圖閣待制知泉州尋提舉興國宮知建寧府福州寬而不犯肅而不殘治人天下最提刑喜聲威不以獄市還州縣客謂公名盛體峻何得許公笑曰此小節耳不足校也命吏報應無失期會民

恃公少安提舉使民以田高下藏新會子按不如令者沒入其貲公駭曰此大害也昔吾在朝論從民便爾不許第多其兌易而已民賴公獲免然提舉善士也後知其誤卒皆已之除寶謨閣直學士提舉萬壽宮嘉定十年召權兵部尚書修玉牒兼太子詹事其六月有疾夢神告曰可歸矣隕星屋西東七月二日薨年六十四先碩人林氏今碩人鄭氏子曰籥承奉郎仙居丞爲二弟後者節策節迪功郎浮梁簿策補致仕官曰範從政郎監鎮淮酒庫孫曰紹老孫女四人十一年四月十八日葬於永嘉吹臺鄉洋奧山初我幣已入值金有難不暇

受稍定則以兵扣邊索中外恟懼無不言當亟與公爲
尚書卽日請對明其不然始詔與金絕因請固本根以
弭外虞示意向以曉衆志公汲引而材謀奮審懷附而
南北親條序簡捷士皆驚誦謂何勇之決也上方倚以
經度西北而公病矣嗚呼豈亦所謂鞠躬盡力死而後
已乎雖幼以文顯無浮巧輕豔之作旣長益務關教化
養性情花卉之炫麗風露之淒爽不道也詞命最溫厚
亦不自矜貴惟於國史研貫專一朱墨義類刊潤齊整
各就書法爲續司馬公卿百官表年歷大事記備志辨
疑編年政要列傳舉要等百餘篇今代之完書也資凝

重危坐竟日或不通一詞龍窟陳同甫言吾常與陳君
舉極論往往擊栝案聲撼林木行之在旁邈若無聞吾
頗訥之衆亦云素無短長於閒也一日客盡散忽語吾
道一爾奚皇帝王霸之云吾方辨數而行之橫啓縱闔
援今證古釐爲十百聚爲一二抵夜接日若懸江河吾
謝不能乃已則復寡言默默如故故雖竝舍連榻不知
也然則昔人謂得人於眉睫定士於俄頃亦豈盡然歟
蓋公之深中隱厚可驗於是矣故并記之銘曰
智過於師道始可傳有佞無仁奚其禦焉蔡公直方不
習而利寂含吾音璞具六器夜半東升暄於方中執德

不回終以顯融君能責難民病能寬夷狄邪氣莫能我
干木居甚安瓢飲何有世故雲化三者墨守昔余從公
一字之謙諸子示我書何滿奩大典既備法嚴義粹玉
琰其版金滕其匱雖貴有已雖年有止維書無窮以貳
遷史嘉定十二年六月日

福建運使直顯謨閣少卿趙公墓誌銘

公名彥倓字安卿繇宣祖四世彭城侯叔襲爲曾祖直
祕閣知池州尚之爲祖知饒州公廣爲父調溧陽尉縣
民潘兄弟橫猾積爲公私患號三虎邑官莫敢睨公具
以白畱守陳丞相陳公默不答者累月一日忽委公曰

信矣潘悍僕數百挺刃自衛公開示禍福皆縮却聽命
遂縛三虎正其罪移楊州司戶有告主藏吏盜錢千萬
以上適兼獄掾鞠之吏涕淚滿頤請死公察其情屏人
問故則諸吏所共貸也使視筆帖盡首服一日而足帥
大喜然猶欲逮諸吏公懇言某固與約後將無以信帥
爲抑止差平江軍節推攝令宓興縣以牧馬券料爲負
自南狩則然常預用二年後稅民以此德其令傲不軌
法公請諸司合奏釋舊逋禁預備百年弊事絕矣知於
潛縣大胥結豪葛某弄權自恣公列其姦械送府而臺
吏果欲未減卽力爭乞先罷御史憚之獄得不變浮橋

道市區水數敗人溺死公疊石跨巨梁堅成至今民愛之畱其像橋旁公不聽曰蘇公昔所游也因撤以祠通判臨安府台州知興國軍歲旱蝗而開禧兵難作公緩經賦弛山澤通細微村樵賤鬻苦不酬益增錢入之貴則損其直以利城郭永興令吳格失上供尤多公坐貶秩格愧謝公曰有事時寬民租根本計也一官何吝且歎曰真賢令矣又薦之敵分道進江以南動駭不自保潰卒千人謀據城外千秋觀爲亂公募能相捕斬者未幾以其首至餘黨驚散人心大安興國雖小郡而介江鄂中流備守夙設器用犀銳東西依爲重蔽故江淮荆

湖兩司皆論公當遷以勸艱難勤力之臣繇是旣轉官復減磨勘遂入將作監爲丞出知袁州湖南運判羅孟傳反累載毒甚郴桂陽公曰猺昔自相讐而鬪我主斷不平激使叛逆已前誤矣今株營兀戍彌漫山谷戰無決勝退虞尾襲誤不可再國之憂也若密聞巧說陰誘顯擊彼肘腋疑顧腹心猜防則還自相讐而滅亦其勢矣帥漕議協卒降孟傳進直祕閣考功郎浙東提刑初朝廷患開禧會子輕僅賣半價悉改造及元陌止公扶法以便民雖有重比不敢試也已乃陞寶謨閣知紹興府然後盡所以流通之術苗之移於司農者爲之代輸

而折會於民會之滯於州庫者爲之轉糴而資錢於市
錢會常相權民無貴食肆無虛券越事力弱而守以貴
人相趨於簡陋久則不貲省謂當然鹿鳴禮壞不知何
時公始行之儲其永費曰興賢莊築捍海石塘亦爲莊
以虞漏穴廟學士館城池壘壁素毀敗者加葺飾麗好
比將去不雨數月野草黃赤免下三等戶稅上二等半
免湖藉田米不輸舉緡錢四計萬爲荒政助饑羸相扇
羣聚陂湖中令尉言且亂公取死囚繫其首刎兩足號
於衆曰此刎菱藕者也其仁智不忍而能靖民如此公
雖以徽猷閣再任而旋即用爲太府少卿然不樂居中

暫入卽求退以顯謨閣知太平州改漕江西總領使綱
運隸其所者皆直達勿團併公曰若此則轉運可罷矣
引古今事以辨朝廷是公言如其故然意益不樂復求
退移漕福建公三奉使皆稱提會子所行皆如浙東州
縣不煩民不病也嘉定十一年十月九日疾卒於建安
年六十四夫人樊氏江氏仲氏皆先卒十二年某月日
子成忠郎監徽州酒稅宓夫迪功郎嚴州司理宏夫迪
功郎溫州司戶崇夫與爲伯晟後者從事郎真州錄事
參軍師雱葬公於武康縣上柏山壻曰宣教郎知楊子
縣曾黯尼曰悟空大師孫時泰將仕郎孫女三人幼也

如饒州歿而被譴公泣愬十年不避風雨上爲感動復所削奉母孝撫庶弟友愛親善人喜聞過頓悟立改以材取知無所隨附其治果敢疏達而歸於平恕自小官所至著聲績而會稽之政特見獨出近世未有也然余嘗怪越中陸海衍沃山水明秀冠於東南家不營而給人不少令而服晉唐牧守嘯歌飲酒永夕而已若夫趣辦救過而以不足日爲歎復賦倍輸而以不賴生爲感則未之間也然則何歎天反時歎地反物歎其難易得失昔異而今不同必有故矣故公焦心疲力自末反本而民譽之以手扣額而未已也銘曰

時所謂材如刃作稜習砥於人以割爲能趙侯懇懇如母哺兒豈無威嚴用之孔時發名開禧收實嘉定恩涵澤濡在越尤盛累閣而進猶梯級閒一以卿招遂殞不還慨其生存孰與死滅岸谷有遷茲銘是揭嘉定十二年八月日

故寶謨閣待制知平江府趙公墓誌銘

秦悼王四世惠州防禦使叔侯生訓之知永豐縣有惠政軍興數調發而民不煩孟太后幸江西衛卒反攻縣與賊鬪而死贈直祕閣邑人哀之廟祀至今訓之生公渙朝奉大夫公渙生公名彥櫛字文長乾道己丑進士

崑山主簿樂清尉大旱令索租急而以故事禱雨盛服
須公公不往曰損斂已責古人所以召和於陰陽也令
不得已爲罷催雨尋澍足改建康府推官郡議復台衣
稅公言地爲桑旣稅之桑爲絲絲爲帛又皆稅之帛爲
衣且故敝矣又可稅乎且又昔之所廢其可復乎帥異
其言止諸司多薦公者輒推以授同僚章侍郎森鄭尚
書僑薦福建運司幹官諸縣欠賑鹽本錢數千萬般賣
零落令佐積窮餒公請於長一棄除之舉員及舊例用
親嫌去公曰無親安去卒待滿而行知晉陵縣慶元初
浙西饑三十縣餓死殆盡獨公能活二十萬又以羨錢

爲五等戶代輸繇是擢監登聞檢院時政出韓侂胄朝
士無不造門公歎曰諸人今在此足易後復直之甚難
添差通判江州彭澤縣妻殺夫州逮夫之父公曰此縣
獄所無也而使其父子併爲淫婦死乎爭累日乃已知
汀州嫉諸司不薦名士勉而薦者猶扳置庸不肖中是
辱賢也乞詔自今傑材須特薦毋得與凡流雜葉八子
千人聚汀贛閒約日破清流縣公始至以策授巡尉悉
捕滅提點廣西刑獄仕畏入瘴地多依阻幕屬幸日月
盡遣還本舉溥守廖德明廉守劉炳顯於朝設抵當庫
廩落南無食公念廣西重困蓋承平時湖南北助歲

用或賜封樁錢中興艱難皆廢矣官自鬻鹽利十分奉
運司六充郡費四然漕司常取其八而州以不足者責
之縣吁既甚矣且其出納之數視中州何有而經總錢
乃過正賦數倍此民所以无病也遂奏減經總還二分
鹽息於郡庶幾稍蘇上是之即除公運判以憂歸侂冑
死召爲戶部郎樞密院檢詳文字朝論謂公材臣將選
知臨安公笑曰此豈孤拙所堪遷太府少卿湖廣總領
遷卿修撰右文殿知鎮江府辭召仍太府權戶部侍郎
未幾三引疾修撰集英殿知建寧府改太平州辭提舉
萬壽宮知平江府於是年七十矣公曰吾昔不起今告

老而起義安在固辭未聽女真寇邊軍書日數十警慨
然曰國有急不敢以既老辭也崑山竝大洋盜出沒不
可蹤跡以其半置嘉定縣鑿錦帆涇百港縷絡之所宗
也又將增隍爲城未及而邊遽少緩公亦病復辭猶不
聽使待制寶謨閣以明年七月戊寅卒嘉定十一年也
十一月丙申子迪功郎臨安縣主簿烜夫承務郎監臨
安府糧料院焯夫合公與令人陳氏之柩於無錫縣富
安鄉蒼峴山葬焉孫男一女三公質剛而行良先難後
獲貴義賤利以治道隆替消長爲身否泰以善人進退
用捨爲己憂樂侂冑始得志鬱挫天下士使不自容後

頗悔曰此輩豈可無喫飯處耶稍收拾銖寸與之士甘其晚悟未深慮也侂胄既亟敗忌者反指爲黨疑似鋤剝不少借公常痛憤謂始坐僞學廢終用兵端斥苟欲錮士何患無名而益友之類絕矣材盡而求不獲有國之公患冤甚而謗不息非士之私恥也每進退未嘗不懇激爲上言而公自以不得其言汲汲去位恐不速再命爲州終不行一時聞風皆悚慕後相繼稍有言者自公發總領號脂膏地甚虛籍爲大蠹雖廉能自守而明不足檢覈隱糧利鏹大將專有之十無慮四三公令軍別爲籍兵逸亾馬倒斃皆卽報參伍其少多匿不自占

輒詰問或傳軍中狼顧離立族語公曰此特主帥不便爾士卒何損持愈堅三年間籍在人亾羸三萬減錢百萬緡用遂寬比其去餘七百萬而諸路累積逋負猶四百萬盡蠲之余嘗患雅士不親錢穀而自喜折秋毫者必外爲苛斂若夫不出度程之中而自足於經常之內則昔人所未講也在廣西柴中行宋億他司屬官也察其賢迎薦之門生謝啓皆削投前二十年祠季子晉陵市將沒請余記曰晉陵之先文名胡也節名鄒也皆達人也宿道而婉其俗者末也銘曰

嗚呼文長道遠曷尋嶽可量高海可算深黼黻爲章宮

徵成音經綜緯錯其行欽欽中全一剛以折百壬有畫
者碑蒼峴之林嘉定十三年二月日

孺人周氏墓誌銘

夫人括蒼周氏著作佐郎夢祥之女材任家事偶於三
山陳垓婦道修飭君教永嘉方傾身與士接夜誦滿廊
戶烹菜攪麋鼓三伐其食已乃指就睡夫人常鬻假稱
具無難色士譽君之賢則及夫人將別小學子翹敏者
懷以果餌儲以方筆或總其角或束其帶顧戀依依尤
以夫人爲有恩嘉定十二年九月十九日卒年四十一
三年三月二日葬麗水縣南明山任塢女曰恩娘男曰

處孫君悲夫人不盡年莫助爲善思有刻於墓而一郡
士亦百慘慘惻惻自致其請噫未見以法爲師弟子而
能交相愛若是也豈合於古之道者不異今之法歟
銘曰 青青者蔬婦手所擇以羹以菹成士之德棄我頃畚追
彼石兮

故大理正知袁州羅公墓誌銘

羅公名克開字達父家吉州龍泉縣乾道八年進士
縣西尉父喪免肇慶府司法浙西提刑司檢法官知廣
昌縣監進奏院國子監主簿軍器監丞大理正知郴州

袁州嘉定二年七月晦卒年六十九五年四月丁酉葬
萬安縣官屯山宐人梁氏子曰晟郴州司理堦曰鍾如
阜孫銓李燔初焯周約禮未嫁者一女孫曰似將仕郎
曰仍初公五世祖而不及其羣祖官相接至州倅縣宰
芻房比院策名數十號一州聞姓而曾祖衡祖革父襲
雖有文學不預於仕公每痛慨任爲己責他日主司標
其文壁間夸同列曰此當一經首必如是者乃爲次則
公之兄濬也既上省復當一經首士繇此屈羅氏嶺外
荒貊吏用法忽恣有私假他印文得昧者守欲以偽造
符印生之公爭曰此於法欺騙爾入重柰何守大怒戒

通引官卽司法至謁勿入公徑抵案前執愈堅守氣奪
竟從公議治廣昌察而有恩民宐縣遮監司乞畱問知
縣何所長民雜應曰不要錢不信公人不苦百姓此知
縣三長也監司愛其語樸歎息而去公詳重孤耿立朝
不倚援力論事篤而堅多人曠席疑難所聚聲怡色溫
必伸其說而後止執政憚其楚楚不敢狎而亦不能親
也然公常無久住意會巨豪競沙田數百頃計累訟至
大理丞評將沒入之爲貴人德公持不可遂遷於郴入
辭勸上事親匪懈而已郴山阻水涸斛米尺絹皆自齎
詣郡公憐之爲代輸直數萬廢永豐銀坑還社倉於民

其在袁州開禧兵役猝起方取常平啖邊軍廣和糴以
續饋輓公出郡錢移於鄰境常平獨完又上言袁無藏
粟俵戶停炊洶洶無告和糴亦免約歲用羸縮立準備
庫軍之百須具焉袁人不知也兩州善政爲一時冠民
繪事以祠公止之曰口成碑足矣龕貯像奚爲又嘗自
詠曰撫摩二字圭三復公直一心衡不欺嗚呼若斯言
者可以驗其志矣始余游吳爲憲屬檢法官偶無官諸生
息蔭空解甲街卒俄報新檢法官到烏鵲橋矣亟起迎
之舟纔勝二十斛青衫手板外無餘裝余固歎其質易
不作官人體然余旦旦挾書坐曹帖牒漫不省胥史顧

失笑而公齎比款證覆慮明審無不畏服也暇則從余
評論往反余摘其文句尤驚麗者吳士交誦公日益有
名後八九年公掌國子余適來爲僚又五六年奉使湖
外值公居郴二年出處大略必相與佐佑其閒有隆
無降也今老子尸休四方友朋零落幾盡而公之逝久
矣嗟夫振三世之幽緒跨一宗之顯爵好仁惡佞善上
傾與而余又特厚之不幸前死銘余職也況晟請之勤

耶銘曰

以身爲旌以宗爲成以法爲平以民爲生進非所重退
非所輕要其終歸有倫有經念昔吳下暮春堅冰姑蘇

之高天池之清舊游雨散新壟雲橫孰憐我衰尚力斯
銘

夫人錢氏墓誌銘

同年劉使君與余素舊其守永嘉常減騎數出支坐熟
語良樂也一日忽悽然灑涕而稱曰吾母臨海錢氏三
王之孫也而以儒顯外妣早喪祖曰家事惟女之任事
益理矣然而舅若姨皆曰恩我者姊也故爲女而孝吾
父信書而已至生業則曰惟爾母之德業益進矣然而
伯叔娣姒余有承稟不自己出也故爲婦而順諸子方
攜抱所習經皆口授不以煩師其從師質訊反徇曰某

善也某未善也師不敢慢子不敢惰賴以有立故爲母
智而明凡此略皆實行不敢增損云也不幸以紹熙辛
亥卒明年而葬於黃巖縣龍鳴山三十年矣然而哀不
止悲不釋何謂也吾母卒時壽八十矣兄允元不及仕
允迪定海丞弟允武吳江簿而允濟掌教婺州甚哉年
之高養之薄也今不肖孤忝母餘澤有蹟於朝假使者
節從二千石後而親不吾待矣一朝之榮聚茵也一餉
之祿稊米也於吾母不加毫末若夫宰木岑翳山雲興
伏而闕不以銘斯則罪之大者是故深慘懲痛而謁於
子不知淚之橫臆也余不識夫人而識其夫曰承務郎

諱祐兼力衆善篤學至老不以家自浼者也識允迪厚而敏識允武果而通若使君信道執德終始不變則固余畏友矣異術而同材異用而同方非毓其源而疏之曷至是夫人之賢信矣夫蓋允元之記曰必求精於理邃於文者噫理本也文末也余不精其本安邃其末銘曰

朝議大夫祕書少監王公墓誌銘

公諱栴字木叔故順州王氏石敬瑭叛賄其地於狄遷永嘉亭山爲溫州人曾祖震祖延齡父贈朝議大夫輅

及其先三世皆儒者不得仕公總兩髻賦一舉空廷語壓場屋人謂必興王氏矣旣冠以春秋中乾道丙戌進士第婺州推官孝宗疑諸州上供得無滲漏乎漕司遽令婺州增斛二萬守以下不敢爭公獨言今苗畝七升羅匹十餘千較他郡偏重矣又無故增二萬何以共命會新守周權且至走書白權袖以進上愕曰朕未嘗加賦也繇是凡議滲漏者皆免移台州推官處州張彭殺人謾謂奴當罪弟張泗佐之獄四五不承公令泗畫地狀奴所以擊死者泗失對泣與兄訣曰昔勘官皆先鞠奴款定泗和之爾今忽先問泗吾不知所答兄真殺人

矣彭遂伏罪一州稱明教授黃州義烏縣丞州索畸零
稅帛一分一尺米一勺一升公歎曰就整不失零法已
苛矣況百倍誅之乎三言於州乃已東陽俗素悍公攝
一月威信大立決事千章滯案皆盡民不敢帶刀矩步
而出頑鄉遠逋爭自輸委又請其守別置尉統焉知績
溪縣江以東績溪斂最厚民最薄鑿山壘畝乾瘠大半
公積錢買田爲新塘六十八塌六浚舊陂公歲得美
熟無以早報者監進奏院太府公坐僞學罷知
江陰軍蔡涇者江海之交也皇祐中嘗一疏治填淤久
水不能勝舟公私患之公開渠港五百餘里漕輓通流

灌注一郡民事瘟神謹巫故爲陰廡複屋塑刻詭異使
祭者凜慄疾愈衆公鞭巫撤祠壞其像病良已遷大理
丞禮部員外郎提舉江東常平茶鹽開禧之役沿江上
下警備洶洶置池州不問公時兼守池言頃歲有金花
帽一籃卦住此累年矣近孟思齊至符離其人忽指而
誚曰汝池州城甚惡姑自完何必來思齊軍相顧失色
始悟其謀也且敵何畏不乘吾虛一處得入則江南震
矣不報募張飛英獻緡錢八萬請城池州又不許不得
已補尤穿穴者深其壕水環之抽裏兵守江岸辟劉積
中副總管委以軍政池人少安召爲吏部郎中兼樞密

院檢詳文字國子司業祕書少監國史實錄院編修檢
討官兼侍立罷主沖佑觀知袁州未行知贛州先禮教
後刑罰贛人在元祐黨十有四公徧諭耆老曰汝州多
正人如此將百世稱之後生可不勉乎民感公意相戒
勿犯居數月夜或不閉戶矣俗喜麻苧鮮絲纊公課種
桑多者減役贖罪贛廣間常以歲杪販鹽空聚落往返
號鹽子所過輒殺傷官軍故有鹽子獄公奏申嚴保伍
須行者給憑乃聽是歲鹽子獄十省八九提刑者新進
少年嗜兵而攬事意不合毀公於朝復主沖佑觀贛人
雪涕前後擁不得行公曰太守數易古矣今不去後當

去耳焉用無益之畱賦詩而別贛人刊而祠之連告老
未下以嘉定十年五月戊戌卒年七十五十一月葬於
亭山西原娶何氏封宜人子曰煒從事郎東陽縣主簿
曰燾將仕郎曰熊壻曰承事郎知宜興縣戴桶孫曰僧
賢孫女三人公愛民如子母食父訓惻惻若有失建其
實利不崇虛譽位置處崖峭獨特不輕徇物自謂理所
到更百折必往或以勢見屈過萬鈞不受也在婺數以
職忤其守守貴人也去而再相不一顧周丞相聞其名
請見之雖不拒啜茗清坐終無所言在禮部頗久次蘇
師旦請使見已而後遷公歎曰吾義不交匪人今其止

是乎鄧友龍勸北伐祈公幸少助要官可立得又曰前
日某人發十策驟用矣公力言無草草國與身將俱不
利友龍愠曰公豈退怯女子之貞也吾何望哉竟取宣
撫去俄而敗書聞韓侂胄死緣坐竄流衢信道中不絕
至無擔夫可僱公歸未煖席卽奏言權利所趨如禽在
鼎朵頤染指何世無人追仇旣多復怨必甚秦確新州
可爲永鑿滋蔓未已非朝廷福執政善之不能改也初
尤尚書表知台州公爲其屬相繼同僚者樓參政鑰彭
仲剛石宗昭郡人石塾逸民應恕林憲之流皆聚焉頗
依依友朋箴切不隨吏文督迫名一時勝會遠近傳之

錢丞相象祖戚家子有淳行尤慕公嘗笏履到門公亦
爲折屐傾蓋錢公旣相用常法敘進公亦用常禮旅謁
而已無所請也然揣摩者私料公厚錢甚媚忌者因倚
公以撼錢公旣去錢愧悔曰吾本以能薄望輕不敢自
用王君疑似難明今反累之何尸此位爲因固求罷故
錢以公退公不以錢進也公四調官方脫侍左三入朝
猶在散地雖事多違已而志不舍命雖道欲成民而天
不與時噫不知柳下惠之賢耶亦素所蓄積然耶余稚
從公至髦歲月相靡而士之變故繁矣若夫所謂大節
者於其去就窮達之際可以考焉銘曰

王先朔方棄地南徂公雖南產繁北之餘忠爲幹骸義
爲肝脾彼夸者子膚革是肥欣入不容戚出不情寧其
失物毋寧失我旣以此始亦以此終尚無死生安有窮
通有兼亭山有游岷淵人歟忽亾德也永存

郭伯山墓誌銘

君東陽郭氏名江字伯山始余因君請記一時學術之
變在其父良臣語中或咎余不當爲郭氏輕言道德又
預疑學廢憂憤深切非所謂感人心而和平也學之初
興敏和捷應君父兄最有力四方豪俊不逮門者無幾
及所惡異譏論激奔迸匿苟脫譏謗同時爲精舍者

皆塞向改室或束書敖蕩自棄於庸人矣惟君治故館
率子弟鄉里紬繹舊業無替旁州比縣自我而有科目
大官數十焉學雖不以利言也久而不怠則效固從之
矣然則戴翼於光顯之時接扶於微歇之後護名士流
俗之毀而好以重幣徇州閭榮第之欲而援以先登斯
郭氏常德歟君本有佐世材用旣習熟師友大指芒銳
銷盡不復伸吐勘古餘日小緣陂塘疎著竹樹阻曲薄
粗蔽映爾然余臥病不出十餘年間君管押三江袋鹽
監穿山破鹽場盱眙軍錄事參軍又於其間監泰州支
鹽倉車輅院烏江舒城令辟書四來君不暇答也方鹹

鹵下濕益夫竈與爾汝詬病其弊事千蠹百穴君著爲
條式使後有矩象城盱眙十二里陡山高危谷汲險遠
君浚苕葉池銅山崦披剔暗井水泉充溢尤爲人所稱
惜其不蚤得試而今老矣蓋舉改官者垂足而以嘉定
十年十一月十九日卒年六十五嗟夫當學術未變時
君之品目豈不素定哉柰何晚歲隳落貿貿塵埃中豈
若岸巾南堂雲臥月起樂故所聞之道而終其身也十
一年十一月十六日夫人何氏子楷檢彬爲弟後者桂
女淑孫男寧宇孫女三葬君於孝順鄉羅青原彬守郭
西濠上不去曰先人食舊德惟予是望噫余亦死矣將

復使不知者咎余耶學者千萬世之傳而新美其業以
繼父祖者楷等之責也銘曰
菽也管之薪也斧之不厭不歆神錫予之其子其孫其
仍其昆其學惟實不惟其文

竹洲戴君墓誌銘

君戴姓名龜朋字叔憲台州黃巖人祖舜欽宣和中進
士上書危言天子不怒賜同出身南康軍司戶父秉中
亦有材氣補進義校尉不仕嘗自贊其像爲時所稱君
生六十二開禧三年五月某日卒娶蔡氏子曰樅曰周
孫皆先死以從弟溫之子大本爲子一女嫁林珍嘉定

十三年二月某日葬太平鄉黃仙山蔡氏姪滂請余銘
滂父鎬余友也不得辭滂言戴居南塘山易材海易漁
田易稼聚族數十富樂累世自君父祖皆知名而君及
從叔秉器尤爲邑里所敬有鉅人長者之德族人新爲
宅者將立門以出秉器故有大圃正直門處族人不
謀秉器知之中夜毀園夷其地旦而門立則坦然無有
族人殊不自意秉器亦不復言蓋其平生行事如此甚
衆君少苦學取友必勝己文記詩歌務爲奇卓清簡無
俗間鄙腐意性介特未嘗輒以私謁人而人急難若已
痛疾救之不暇喘傲宿者與廬露殯者與山然力不逮

秉器故所施亦狹而心無不至也歿旣久懷其恩者語
則涕下不自禁余旣聞二戴事而思天下之廣人類至
多其爲善宐不絕可傳而不得傳者不爲少也然則君
之得傳豈偶然哉銘曰
象物之潔以竹自環洲縈渚穿萬其琅玕昔王逸少寄
於蘭亭脩竹茂林千載猶青竹洲在亾視其子孫竹耶
銘耶孰詔以存無合蓋嗚中節有樂器人故而欲以

包顒叟墓記

包君年五十淳熙九年十月某日卒十一月某日葬永
嘉縣塘下原君之子履常思其父之久而存謂有以銘

其壙者以爲請十二年八月丙辰始克文之而壙闕不
可銘乃刻記其墓上君諱昂字顒叟曾祖某祖某世籍
鴈池考某愛樂清之柳市徙居之館頭樂清之閒路不
埃壕無梁行旅無舍蓋柳市稍有聚落火姓而君以賢
聞君和厚平恕以卑遜韜其材力時發於事之難者壯
勇敢決已力強黨破散陰類消伏衆皆推君爲能問學
知大義所止不爲異人之行人亦莫有指其過溫之士
幾萬人其解選拘於舊額最號狹少以幸爲得爾如君
之賢旣遺落不偶而君無暇與新進爭所知退而教子
讀書擇古人之義耽玩傳寫中論反覆陶然有以自樂
初君之子與其鄉黨周旋通於令長以任利害之文以
饑有賙征斂有損施設惠愛尚多可紀而余獨以爲
旣不幸不得見其大者於世用則其小者豈必以此求
知於衆人故余亦存其大略而已矣夫人翁氏七男子
履常履端履冰履道履遠履大履言一壻張自得二女
笄未適也孫曰安娘履常爲迪功郎新建昌軍學教授
與余同高氏壻云

資政殿學士參政樞密楊公墓誌銘

唐靜恭坊楊氏尤貴盛入本朝至公七世皆有顯人繇
公而上北海主簿符都水使者曼駕部郎中宿皆以公

贈東宮師保公諱愿字原仲宣和末自太學錄上書陳九事女真聞其名聘之北行匿民間上書執政請迎復元祐皇后奔濟州勸進辟元帥府屬高宗卽位授修職郎仍學錄議將遷金陵復上書幸揚州御營使辟機宐文字丞新昌縣越州辟觀察判官參政秦檜薦授樞密院編修官中紹興二年進士第遷計議官召試館職讒者謂公因元帥府得仕則右選也當罷宰相趙鼎明不然乃已主管崇道觀吳郡陳夫人喪免除祕書郎讒者猶在通判明州潘良貴素善公事常咨而後行公亦爲之盡除祕書丞監察御史司封右司員外郎起居舍人

兼中書舍人初修玉牒以選命公除中書舍人賀金人正旦於是始用年號兼侍講給事中直學士院接伴金使完顏暉於是始指暉於淮中流舟行以賓主爲次御筵口宣設案拜舞南人驟覩曠禮泣下霑襟除御史中丞未幾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時紹興十四年十二月也十五年十月御史論韓公裔語微及公卽乞疏五上以端明提舉太平觀知宣州玉牒書成遷資政殿學士知建康府守郡四年政以簡治以靜不數令不興役刑罰罕用穀麥滋熟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薨於州年五十二配曰永陽夫人王氏

公世家楚吳郡之歿也公葬之於越二十四年三月七
日子右奉議郎新江州通判祐遂葬公會稽縣五雲鄉
之何山孫若干某官孫女若干壻某官公孝友賓睦大
祀恩徧任兄弟及妹之子敬賢與善後進單文獨藝禮
待必均始在太學年尚少文甚敏行與文稱恂達而矩
嚴重而通祭酒楊時印信諸生二千人皆伏受令學禁
齊肅不敢踰越也論王安石學術之禍精於元祐者不
能過也分別徐處仁吳敏李綱功罪無不曲當也歷指
宣和致亂靖康風弊窮大極小無不激烈也又曰謀以
活國者國常存而身隨之安謀以活身者國常亾而身

隨之危今一舉而遷金陵求活身也非活國也敵旣滅
吾國矣陛下將活其國以自存乎將活其身而國終於
亾乎今盜賊滿天下隨而爲兵亦滿天下而天子侍衛
乃不過三千非滿二萬安能主令也蕭山戶萬九千其
九家自爲守萬取千人爲兵方李抱真則損其十方李
德裕則加其百通之天下不勝兵矣夫酒稅房廊頭子
雜名之錢皆漕計也增取其三別屬經制漕計甚緩經
制愈急善良窮蹙姦猾怨憤倉狷之變何必唐建中哉
前後累數萬言文武大略經緯條理遠有賈陸遺思近
有歐蘇新意時材不能及也宰相以爲州縣常人耳不

顧省檜獨首薦登於朝及趙張更迭重任士徒步拔引
翕忽鼎貴然亦不能用檜卒用之起祕書丞數年預政
嗚呼公之不幸檜之幸也在易之頤所以爲頤者初也
賢也而以自養爲吉四者頤之顛也而以所養爲吉夫
養必以正而不以應古人之戒深矣檜能用公而公爲
檜用此明於頤者所以爲公惜也雖然余有疑焉檜歸
自金人皆曰請立趙宗也許還母后也又曰收悍將也
總利柄也天下望檜與趙張等而或以爲過之士游其
門與趙張等而未有以爲不及也張丞相罷高宗問代
卿者檜乎張不對固問則曰近與其事方覺其閒上曰

然則趙鼎也檜惘然不知所出而秦與趙張之憾不可
解矣夫同在廊廟徒晚覺於十年之後公疎遠也而責
其蚤覺於十年之先乎豈公自以爲上九之由頤而明
於頤者特未之及耶公後六十餘年察持其家傳泣曰
善實者有徵也故述有據世異者無黨也故筆無私子
奚捨諸公嘗賦東山三疊其詞曰雲遡風而上征兮鳥
擇木而高翔然則公擇之者歟故併次以爲銘若夫陽
爲噴飯玩也公不爲玩也畱其表弟厚也公爲厚也其
差誤鄙淺不足復辨也銘曰
東山之久兮孰爲征東山之高兮誰實登一周孔之譽

慕兮百共鯨之怨憎失類而行道遠且艱人有其寶不
如何山瞻彼何山言樹之麓豹文而隱龜壽而依瞻彼
何山言息其巔星不離經水皆滌源繡裳蕭蕭白璧沈
沈揭茲墓門五雲之深嘉定十四年閏十二月日

夫人王氏墓誌銘

夫人臨海王氏嫁爲朝奉郎知池州趙善臨妻嘉泰四
年六月二十二日卒九月壬午合葬餘杭縣景信里東
塢子五人曰汝談汝謫汝訃汝諧汝詒汝詒汝詒繼善勝後
女四壻曰奉議郎龍游知縣潘自牧進士黃鎮承務郎
監隆興府苗米倉吳彌昭奉議郎太社令王夢龍孫崇

豫成忠郎監衢州比較務崇陶將仕郎崇龔初大宗正
崇國公不息與校書郎王術名義相友善如弟兄二家
求永好故夫人歸池州祖姑曹性剛嚴姑鄭奉事莊慄
不敢惰夫人助鄭旦暮上食飲扶持左右終曹之世崇
公仕湖湘夔蜀川舟陸館淹泊累載欲常候母動息婦
姑同一室處嬉遨諧劇不用常禮其和樂又如此而池
州晝夜父側參論議治文書房舍稀聞履聲各以孝敬
分職非世俗閒子婦比也崇公旣主畱務任公族大長
賜宅供帳池州倅輦轂下用行能薦登朝廷門戶益伸
氣而節以恭儉約以詩禮賓師必於名士考于恂恂退

守諸孫惟筆硯得親近絕不知京洛可喜玩事而汝談
汝謫有異材文藻蔚發韓篇杜筆高出於時朝士咸仰
重不獨夫人之產多賢良亦其家法素修故致此爾趙
丞相欲驟進汝談汝謫風厲宗室然崇公及曹鄭夫人
相次薨池州毀不勝喪亦早歿韓侂胄讒逐趙丞相二
子并坐斥矣當是時夫人去之餘杭山中居無廬食無
田芟鋤荒榛經始耕稼迎婦送女細碎罄竭辛苦淡薄
十餘年侂胄敗死汝談爲館職出湖北常平知溫州汝
謫寺丞使數路汝訃汝謫改官知連江泰寧縣祥委順
合如崇公在時人固以不刃入人之養爲諸子恨而尤

以不預諸子之榮爲夫人惜也蓋夫人則象崇公規矩
曹鄭位夫婦男女之正而安行乎家道之常雖豐悴不
齊而中微後顯天理必復如霜露零落而春陽之生發
已具矣賢者慮百世身之預不預何計欣戚哉夫人每
記宣政宴安靖康禍亂時時爲子婦道說常曰始吾爲
婦衣食外不用錢一室環丈許不覺隘今汝輩不足耶
銘曰

父實南士家垂範模爰從羅甥教始詩書冢於趙宗人
無閒言女淑在閨男秀盈門雲雷方屯失匕致難有物
有常星斗其爛彌高極深一緩萬尋益培後昆尚單厥

心

滕季度墓誌銘

滕歲字季度來南籍蘇州吳縣曾祖友知鄂州祖康權知三省樞密院父珙知道州君初見余謁八字却寫線上衆皆笑余異其沈敏學未久坤闔乾闔無不洞達雖不喜時文習制舉一年而成太守薦直言極諫孝宗問知世家甚悅宰相亦言識君父兄住子城後某橋庭有某樹皆是主相論合旣召試命文漂疾午漏不移晷已就考官疑輕已大怒遂以四通非法法罷鹽司再薦卽日復召會內禪不果然後薦者累累不已韓侂胄方擅

事尤忌君故爲軟語逗歲月君寤笑曰吾得守一枝足矣焉用溟滓風波閒余爲奏授廉靖處士侂胄猶靳侮不誠與自是薦者遂絕哀哉自三代取士法壞獨賢良最近古所得瑰奇卓偉之士不可計未有以爲無用而忽之者至王安石始廢章厚又廢侂胄又廢而君偶當之夫人主以惻怛思治之心特下書聘召豈爲應科者地哉柰何後國慮而先其人於是有難答之問易窮之學然猶止於四通謂之及格而君顧以受擯又所謂不通者非不能通也特不當通爾是科久斷不續有司茫然不涉門戶於是以其不當問責於不當通羣誚聚毀

如詰影幻而君以慣暇逢倉猝整習遇草野厭冠而返
可謂無妄之辱矣是皆不足云也天子好士與夢巖卜
渭等固宜獲異材衆略輻湊君獨智穎脫固宜在左右
備顧問不幸氛霧閉隔失國之良寶此余所以深惜也
嘉定十一年九月某日年六十五卒某年月日葬吳洲
兩縣華山赤石原娶董氏子曰彞國子進士亦應賢良
方正曰杲早夭女曰鼻嫁廣濟知縣盧樵曰鼻嫁監臨
安府都作院夏似孫孫男伯祥孫女懿君晚居齊門窮
僻處官於吳者知其賢多就見之清語終日不及私銘
曰

事抑道揚身隱名彰磅礪氤氳復歸其真嘉定十二年
十二月

國子祭酒贈寶謨閣待制李公墓誌銘

李公名祥字元德曾祖遠祖通父贈中大夫揚常州無
錫人隆興元年登進士第主錢塘縣簿皇城司妄告密
威脇吏成其罪武臣子謗訕鞠於臨安公偶攝錄參亟
閉獄一邏者求入吏白舊例得監視皆不許旣而所告
無實知府姚憲驚曰上命無實乎公謝曰卽坐譴自甘
憲曰上何知是君公曰尹言過矣上至明豈重邏輕尹
哉小人姦罔宐有懲艾憲具論如公意上駭曰朕幾誤

卿吾爭臣遂賜憲出身爲諫大夫預政矣調濠州錄事
參軍安豐守冒民田訟屢改監司以委公還之民未幾
其人易守濠換司理廬州守出改官奏爲勸畱者公曰
無吝民田幸矣薦何敢主管戶部架閣文字太學博士
國子博士司農寺丞樞密院編修官兼刑部郎官大宗
正丞軍器少監言忝蹟八年外賢材不勝衆願更出迭
入由臣始出提舉淮東鹽淮西運判入郎倉部檢詳樞
密院諸房文字兩淮鐵錢比不定大商喪億萬浮細失
什伯且亂公再疏乞官賜錢米銷濫惡者廢定城興國
漢陽監更鑄紹熙新錢從之淮人以安遷國子司業宗

正少卿國子祭酒慶元元年二月丞相趙汝愚免公爭
議曰頃壽皇崩兩宮隔絕喪無主畱正棄印亾國命如
髮汝愚不畏滅族決策立陛下風塵不搖天下晏然社
稷之臣也柰何無念功誠意忽體貌常典精忠巨節怫
鬱黯闇何以示後世除直龍圖閣湖南運副言者怒劾
公罷之於是太學諸生楊宏中周端朝六人固畱公併
得罪悲夫禍所從來遠矣世方紕道學而柄路艱用材
周丞相執政久士多貌若愿不心與也忤者已怨相與
擊逐喜曰道學散羣矣趙丞相特用材銳甚清官重職
往往世所標指謂道學者忤者尤怨幸其有功生異起

說枝連葉綴若組織然謗成而趙公亦逐則又喜曰道
學結局矣凡經趙公識面坐語無不迹絕影滅也蓋道
學於公塗閭巷指無及門之款趙公於公序進次補無
踰級之遷也一旦正色抗辭殄行讒說猶螫蟲之遇震
霆莫能測焉何哉沖然無去來而爲心者公心也漠然
無重輕而爲言者公論也公本於公心以發公論趙公
之誣賴以明道學之禁賴以解殆天意非人力也旣歸
無錫客或扣前語掉頭不對常時祿入緣手散親舊悉
盡家人憂之更賣田起宅數閒而已再主沖佑觀再請
老以直龍圖閣致仕嘉泰元年八月十八日卒年七十

四夫人戴氏有淑行能助公爲施者也十月十四日葬
開元鄉舉壘村山曰橫山明年戴氏歿合於墓子曰綸
先卒曰維某官曰約某官壻曰趙繹某官孫曰慤曰愈
曰思孫女四人其後上旣於趙公備褒卹之禮謚曰忠
定而公亦贈寶謨閣待制賜諡肅簡焉銘曰
超天門之業峩兮衆外逐而俯援奚夫子之竝登兮獨
內秉而塞淵建驚世之華旗兮載駭俗之高軒遏讒慝
之橫潰兮扶忠良之阨艱訊曰山浮蒼兮水涵清深復
深兮窈斯銘嘉定十三年六月日

周鎮伯墓誌銘

曾祖宗道祖德元父寀永嘉人君諱鼎臣字鎮伯勤志
廣學大書叢卷多數百者親手傳寫記憶略遍未冠與
鄭景望同登名譽正等既而川壅澤流山止谷進諸弟
迭起各取科目爭爲聞家然皆繇君教也授漳浦主簿
文牘閒判疑雪枉筆勢若飛不可遏有以民爲劫冒賞
獄上矣君覆而冤之一食頃放散數十人傳聲懽呼徹
於比郡州使行視四縣盡荒遠不到地龍巖瘴毒深厚
號烏脚溪者左足未投右脛已駢黑君特館其處村落
所急便宜不請白蒲延大掠流鶩灣同巡檢輕戰而潰
君代尉馳往三日中生縛其酋二剽賊無遺發寄納倉

賑傷死召奔逃歸業差次將卒功狀無敢不平而不自
言也姿敏決剛峭不可屈前守材其爲無不聽後守惡
其直不盡從也監司欲薦未及以淳熙十三年三月二
十九日卒年六十一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葬建牙
鄉渚浦夫人王氏子曰顓曰端朝省試第一今宣教郎
太學博士君卒後二子出入里中指曰周鎮伯兒也外
家初與田不取弟多分財不較也細人或歎曰異日主
簿有酒常飲我今亾矣或泣曰我性傲無禮主簿輒避
我他大人咄撻不我恕也故僮使曰去官人久見則教
我好伏事牢拾飢椀未嘗墜此言也余既廬松臺下而

周氏居二百年矣山之先儒故老莫如君者其學也情者可殖其行也薄者可化也銘曰

闢視宇宙隘回慮几席安古來賢達流何必用捨閒活人烏脚溪殺賊流鶩砦雖無舊史傳幸有新銘載嘉定十三年六月日

長潭王氏墓誌銘

承奉郎贈朝奉郎王君名思文字煥之王氏譜曰晉丞相導長子悅十世齊輔國將軍山容後兩世三爲剡縣令又八世梁武毅將軍超孫又二世隋剡縣戶曹元顥其墓記曰武毅夫人杜氏葬於長潭戶曹葬於剡剡之

南胡塍官塘西上金西北小遁數十百里大抵王氏家也譜不能別其居墓不能紀其世合譜與墓則王氏家長潭自梁而基陳隋而蕃矣承命每獨念曰祥覽以上推王世子受始之姓導悅以下審超孫顥定居之實長潭之王言貴種也余一身所承豈不重哉然自唐迄曾祖璇三世莫能仕顯而又有甚急者方臘叛祖徽死之父迪功郎迴哀痛沈劇未暇及生理君幼尚束髮卽能任父事補拾焚壤疏淺累狹以致深廣迪功歎曰吾家命脈也非此兒不興矣族人長老加敬愛新剡中語生子何獨不如煥之然君常不自喜曰柰何以近利傷遠

成其恭孝和敏先人後已通有共無出於天性奇書善
木輒貴售屬其子必於清論聞流意未嘗不在譜牒閒
也已而夢龍登進士第猶疑曰先緒眇微甚矣今一青
衫手板便扶起否後知龍游縣縣人持安車來迎謝不
往曰吾豈以無益身慕餘榮於篤老之日哉夢龍遂歷
御史入宗寺爲卿直中祕書出守永嘉諸孫繼有科目
稍復晉梁之舊如其志焉嚴子陵葬越墓側皆嚴也阮
遙集葬婺山旁皆阮也彼非賢者之裔胄耶時遠則念
息地寒則慮短此高人曠士之所以失其世也君聰朗
開達上顧千歲已不及用而子孫賴之矣蓋嘉定之壬

申年七十九而以六月戊子卒甲戌十一月丙申柩葬
彩烟鄉山曰鼇峯夫人袁氏子曰夢庚夢龍夢良夢錫
壻曰史必端夢庚夢良皆已卒女亦先卒夢龍在永嘉
時受命寶復還夢錫持表賀授迪功郎麗水縣主簿孫
男女十五人余旣以譜次君事而史稱悅子混混子嘏
嘏子恢譜乃言嘏子偃無恢者誤也然邵之子名恢而
嘏復以名其子乎史亦誤也自懷成四世皆稱陳至景
暄始復稱梁字誤也晉九十餘年導傳三世梁五十餘
年懷成傳九世亦誤也惟杜氏葬長潭戶曹葬剡不誤
故表曰長潭王公而銘之銘曰

山回水複昔誰爰宅晉相梁卿蕃衍千百有篤王公追
念世德勿爲崛起不如繼興什壠摧丘淑綬影纓我能
新之賁此銘稱

故樞密參政汪公墓誌銘

乾道七年四月十二日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
汪公勃薨年八十四十月己酉葬會昌鄉蜀里北庄村
嘉定十三年曾孫綱以墓上之銘來請公字彥及徽州
黟人年十八州薦士稱首試辟廡太學鋒銳涉敏同舍
畏伏尊以宿舊垂三十年紹興三年類省試饒州二年
登進士第主嚴州建德簿池州建德丞京口置浚江安

撫辟爲屬十二年除太常寺主簿高宗厭戎馬久思壹
休息既定和親罷諸將兵而名士大夫皆謂父兄讐未
報兵未當罷上患之擇耆艾質厚不與趙張同好惡者
居紕綱地其持國論公自御史臺檢法官爲監察御史
矣事殿中上方書孝經公奏顯仁后歸孝之大也請刊
石摹以賜羣臣諸生示天下子道又言新學初建科場
適開萬方趨嚮於是乎卜學者不粹然一出於孔氏而
以專門曲學亂之可乎上曰此所以正人心也詔有司
凡私意臆說盡黜之大理少卿朱斐對上指大理寺爲
詔獄公論斐不自知職業何事不學無識竟罷斐蔡攸

家人至行在公歷陳靖康禍變臣子不忍聞上讀疏悲憤亟命臨安還之所貶州京子孫不用赦令內徙進侍御史言陛下近以各郡土俗利害隨宜增損裕養民力其節目甚多給舍條上矣宜令監司以方鏤之徧下州縣使百姓戶曉而劾其稽違者繇是上益以公爲知大體明治道擢授諫議大夫兼侍講押班趙轍憑寵作勢妄占人廬舍公奏斥之外上曰逐一內侍而其類皆竦人知畏矣愈奇公可大用也遷御史中丞十八年遂以端明殿學士副密院事段拂罷兼攝東府事自秦檜志得惡同列偪己始廢序遷之制甫簽署或參知己逐去

俄復竄謫公上所屬任非檜引者每造前傾接俞拂旋首下殿目送必與檜鈞禮檜瞬息閒喻意相縻歲餘未有以逞公顧檜伎忍欲有所建白答上恩遇常沮塞不得聞則歎息曰此豈伴食處哉及賜檜犀帶忽問樞密有否使者言帶二一賜樞密檜憮然曰上果厚汪樞哉彌不平公亦慨然曰吾可以去矣卽告上陛下幸哀臣母老病得退就田里上雅知公爲檜發也重慰藉以舊職食宮觀祿終檜在不敢動搖公者上力也檜死起知湖州廉儉至骨不費公使一物內屏燭反撚紙代燎政以慈愛爲主勸兩訟勿爭詞致殷重其人感悅合掌結

歡而散書上相語莫激惱這佛將老上終始念公超秩
三等制曰爲民借畱葉義問故人也有隱憾上章毀詆
奪學士孝宗初特詔復與言者未已命再格又詔復龍
圖閣而公已薨遂追復焉蓋當檜亾後一時黨援剗薙
焚汰不啻草莽獨公老成重德人無異詞雖爲義問排
毀公者後亦卒自悔悵而二宗眷眷於公如此嗟夫是
非賢否之實豈終不可定哉汪氏望於黃陂世序甚遠
然未有仕者公始贈曾祖昌齡太子少保祖惟立少傅
父才貴太子太師在饒州也張琪兵突黟縣家遁潰不
相知母舒氏陷賊幾不脫寇退邑落死走十三四而公

奏名以歸長幼各聚數里內無一亾失鄉人驚異曰是
公素孝謹天殆活之旣貴封舒氏延康郡逮西府之養
云贈其配曰祝氏高平曰唐氏南昌皆郡夫人四子作
礪湖北提刑作舟監行在都茶場作霖京西安撫司幹
官作父清江丞孫十一人義和侍御史義榮大理丞義
端徽猷閣待制義質蘄春簿義的太學內舍生義路義
處義方義實義善義準曾孫綱直祕閣浙東提刑紀顛
縣丞統通判楚州紘監平江府贍軍庫絳知龍陽縣緝
知永興縣綬知豐城縣繹通判安豐軍公誠篤款盡自
少至老不欺無妄尤簡樸安同異行疇壠中農坐桑語

爾汝如一人歲侵倒廩下其直巨姓皆曰樞密尚減價
我何敢求羸故市糴常平黻人亦以爲佛也公在時諸
孫已取高第後侍從相踵至綱三世卓然異材宐於內
外善類合一追述祖德銷熄誣謾太史公所謂忠信行
道以奉主上世家之流也不止銘墓而已銘曰
治古君臣與道合離卜用一相至公匪私舜命伯禹稷
契參之迹不存家心國是毗翼翼高宗進臣以恭獨我
偃我爾無尚同

陳同甫王道甫墓誌銘

志復君之讐大義也欲挈諸夏合南北大慮也必行其
所知不以得喪壯老二其守大節也春秋戰國之材無
是也吾得二人焉永康陳亮平陽王自中亮字同甫童
幼時周參政葵請爲上客朝士白事參政必指令揖同
甫因得交一時豪俊盡其論議隆興再約和天下欣然
幸復蘇息獨同甫持不可婺州方以解頭薦著中興五
論奏入不報後十年同甫在太學晚場屋士餘十萬用
文墨少異雄其間非人傑也棄去之更名同復上書至
再天子始欲召見倖臣恥不詣己執政尤不樂復不報
又十年親至金陵視形勢復上書陛下試一聽臣用其
喜怒哀樂之權鼓動天下上顧內禪決矣終不報繇是

在庭交怒以爲怪狂前此鄉人爲讌會末胡椒特置同甫羹蔽中蓋村俚敬待異禮也同坐者歸而暴死疑食異味有毒已入大理獄矣民呂興何北四殿呂天濟且死恨曰陳上舍使殺我縣令王恬實其事臺官諭監司選酷吏訊問數歲無所得復取入大理衆意必死少卿鄭汝諧直其冤得免未幾光宗策進士擢第一旣知爲同甫則大喜曰朕親覽果不謬授建康軍簽判同甫雖據高第憂患困折精澤內耗形體外離未至官病一夕卒哀哉葬家側龍窟馬鋪山世所謂陳龍川也自中字道甫岸谷深厚山止時行所歷雖知名勝人或官序高

由逆占其無憂當世意直嬉笑視不與爲賓主禮一日赴丞相坐有餽鹿至請賦之韻得方字搖膝朗唱曰世閒此物多謂馬寶匣還宐出上方相慘愠亟入復出出入數四客皇恐不自得道甫神色不異飲啖自若以此甚不悅於流俗乾道四年議遣歸正人伏麗正門爭論且言今內空無賢外虛無兵當網羅英俊廣募忠力爲中原率坐斥徽州每應試皆陳實策無一語類時文或笑曰此劄子也然竟亦得乙第中書舍人王藺薦於上藺上所厚得召對上壯其貌親其言改官爲籍田令又使舉其所知將用矣以諫官蔣繼周疏罷上徐悔差通

判郢州道知光化軍。一朝光宗曰壽皇以卿屬朕姑爲
郎相伴乎公謝臣已累壽皇不敢復累陛下固請知信
州復召以王恬疏罷知邵州以謝原明罷知興化軍以
高文虎罷是其人之於二公非有睚眦激發之憤膚奏
嚼齧之苦也相傳以嫉望風而忌爾然二公自料苟其
人志不復君之讐慮不足繫諸夏合南北固不與竝立
矣則進退離合之不相容亦其勢也然黨偏而方隅亂
說勝而白黑混至使旁觀不敢平論後世不能分別又
足悲夫道甫旣罷興化而死始道甫樂仙壇山北之原
卽其葬焉外戚擅事累世必其危漢者劉向耳宦官擅

事累世必其亾唐者劉蕡耳以窮鄉素士任百年復讐
之責余固謂止於二公而已彼舅犯先軫識略猶不到
公子勝新垣衍奚繇知之余固謂春秋戰國之材無是
也雖然上求而用之者也我待求而後用者也不我用
則聲藏景匿而人不能窺必我用則智運術展而衆不
能閒若夫疾呼而後求納說而後用者固常多逆而少
順易忤而難合也二公之自處余則有憾矣同甫稱信
州韓筋柳骨筆研當獨步自謂不能及又歎今日人材
衆多求如道甫髮髯邈不可得蓋亦指文墨少異者言
之猶前意也今同甫書具有芒彩爛然透出紙外學士

爭誦惟恐後則既傳而信矣道甫乃獨無有是信而不傳也鮑叔管仲友也鮑卑而管貴美在叔也王猛薛強友也王顯而薛晦過在強也同甫得無以死後餘力引而齊之使道甫亦傳而信乎是以併誌二公使兩家子弟刻於墓若世出則碑陰敘焉銘曰

嗚彼黍離孰知我憂竭命殫力其爲宗周嘉定十四年正月日

故知樞密院事資政殿大學士施公墓誌銘

淳熙十五年知樞密院事施公師黜引疾辭位逃寵畏盈敷露懇切上疑訝抑首蹙眉請閒諭公曰卿輔朕事

已有緒柰何欲棄朕還其奏五六公徑出六和塔俟命上不得已以爲資政殿大學士知泉州固辭州提舉洞霄宮光宗登禪詔曰卿沖人舊學也何以啓告朕公卽疏言今民貧兵餒將愚而敵詐金懼有伏宜熟察審處使初元之政足以竦厲而陛下心術之微又有當自謹者知隆興府放逋賦十八萬達寃疏壅微細必親半歲復求去不許紹興三年二月乙未薨於豫章年六十九口自爲表謝略曰念民情難保監天命靡常憂國勢所可憂用人材所當用上覽奏悲惻四年十一月戊寅葬永豐縣富成鄉西塘山提舉福建市舶棧來曰先人蒙

國大恩贈死卹孤一用舊禮階崇二列諡美正憲蓋哀
榮略備矣獨墓道之碑未立非敢慢也有待而然竊惟
淳熙中天下治安天子恭己羣臣遵職中都官貴重畱
久者尤幸甚執政至十餘年公一旦乞身不及顧竟得
請將行徧謁朝士舊故諸客送登舟人人把手笑語盡
歡而別行路聚觀咨歎傾挹雖疎廣受無以尚之夫躡
位敗高節懷祿失令名然則縻於進者非公之志而果
於退者公之勇也豈不賢哉公字聖與信州玉山人三
世褒敘安與少保舜則太傅實太師紹興二十七年太
學上舍中第教授復州魏國夫人終喪王樞密綸欲以

備職薦公曰父年高迫近祿人子私願也無考任而蠟
華選懼爲僥倖之倡教授臨安府陳丞相康伯遂以館
職薦召對言頃中外人情急於得和無故裂四郡奉敵
是欲和也非欲久也陛下發憤逐宰相諫官主議者示
以必戰而後和可成然猶未也因陳備敵五事及他便
宐甚衆曰如是則有備備堅而和可久矣故終孝宗世
以和爲形以備爲實金卒不敢背約策自公始授正字
兼聖政檢討校書郎兼吳益王教授國史編修官又言
法爲天下信事爲天下功臣下爭欲變法各求立事不
參覈而遽從已變遽復暫立忽廢此功信所以隳國權

所以去也又言治盜賊當委牧守但責巡尉何以禁暴
事多施行公起疎外論建樸率不擇深淺而切機湊的
深中利害雖老於臺閣者亦不能及上方嚮用言者不
樂罷主管崇道觀知筠州太師終喪知池州入奏今日
用人未有毫髮效驟遷輕政視職守如流上美其意曰
卿謙退靖重除祕書丞考功郎官國子司業祕書少監
兼左諭德中書舍人兼右庶子既升監俄正知制誥兼
左庶子禮部侍郎進給事中增詹事爲二兼焉在後省
言吳淵小人被劾不可雜學士潘景珪無學法吏不可
權侍郎張說子薦賊敗不可收敘宋鈞罷黜不可真俸

郭倪李安禮他日一轉九官不可宣贊而明州民江伋
獻稻萬餘助賑卹戶部謂不應賞格朝廷令須歲稔還
之亦極論其非使女眞班定典儀以金王子且至退公
位公曰立已定何退爲屢請不改白其相曰南大使不
肯動王子竟徙他班敵相與愕顧歎服公初見上固默
許任屬及請乞戶四等以下積欠謂非卿不聞此至引
書三宅三俊欲先重職事官之選然後次補而上皆有
其人爲愈用愈不匱之術則曰公輔器也及封駁不避
專對有守爲嗟異郊祀以備顧問輦繇側升上念公魁
傳使陟降從御道有司曰非故典也遂詔衛士扶掖於

是人知上決意用公十一年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其九日兼參知政事既而以參政同知樞密院又支樞密院事凡六載與同列開陳上前有不中理未嘗不反覆執諫退無異言上數勞勉曰異時宰相奏事參署噤不一語朕圖回天下日周徧常再三卿盡言若此真慰朕懷也公益感勵奮發以薄聚斂厚捨施爲已任大關出內藏錢激犒而除其窠名爲民病者六十萬罷昭州貢金盡蠲經總制宿負鉅億萬而旱饑有一州放至六十萬者皆公所建白戶部立上供比較法且請不待歲終行之既畫降公力辨遂追寢至於寬釋威怒保

護善良鑿訴材傑舒拔淹滯上常日公言一聽可至今人多稱誦而公不自以爲德也於時法度尊明民物豐樂公喟然曰以寵利居成功古人之深戒也決去不回有識壯之內行尤淳備喪魏國日侍太師夜卽墓廬以宿喪太師如魏國任補先其姪政府恩悉推與族人裨窮乏有倒廩助婚喪有傾橐待人質而篤處已約而裕不鳴善以收譽不銜薦以市恩每謂諸子進退以義上之節也枉道干進士之恥也汝第戒之子栢上舍甲科

福建帥司幹官栢通判福州械梠通判沅州梠通判撫州栢劉炳知南劍州趙汝談西外宗正栢栢梠炳皆已

孫沆京西提舉兼提刑通判汝監蘄口鎮洙承務郎
江陵縣主簿洙承務郎澆瑞安縣尉洽將仕郎濱登仕
郎而洙浚亦已卒曾孫鑒鏌雄峴童小大餘未名而鏌
雄皆將仕郎也余讀公講筵故事審時所急能因時正
救而納之於道東宮故事擇義所明能先事豫防而引
之於善及前後章奏累百數大抵權實兼舉雅俗竝伸
切而不偏廣而不緩至於科舉制科之外有安貧樂道
經明行修者欲詔州郡特舉而官之則又未嘗不大公
之志懿公之識而惜其不遂相哉銘曰

迪惟阜陵載競載勤淳熙末年求治愈新不自聖智

賢其臣其臣施公左右有民文獻舉之貨財與之泰道
并包勿猜沮之嚴嚴廟謨虛己以咨令如雷風鼓舞四
馳我無上欺上惟我信律呂必應心手同運祈歸故國
草木華潤世躋其退有考其進公既返正帝亦禪止右
稱明良母或遠止幽堂久寂遺耀未紀君臣之逢以經
來史嘉定十四年二月日

水心文鈔卷八終

水心文鈔卷八終
其文雖多其學雖博其志雖大其行雖高其德雖厚其學雖博其志雖大其行雖高其德雖厚

水心文鈔卷九

還淳方檠如朴山選

宋廩父墓誌銘

宋駒字慶父自宜獻公微事見其父峽州誌時諸儒以觀心空寂名學徒默視危拱不能有論詰猥曰道已存矣君固未信質於余余為言學之本統古今倫貫物變終始所當究極忽昂然負載如萬斛舟如食九奏太牢先設而醯醬不遺如賜大宅百室皆備從門而入也識益增智愈長千歲前成敗具非之跡糾結者條理鬱閣者昭灼破竹迎判乎伐柯睨遠乎常掩卷歎曰世孰能



溫州圖書館
WENZHOU LIBRARY

爲我師家居或盡一史露抄雪纂踰月不出門野宿或
專一經山吟水誦兼旬不返舍每與余言自謂樂甚非
人所知具其趨捨不同流知奚用爲蓋余友如君比不
過數人爾數年間相繼死悲夫無以寄余老矣君歿嘉
定十三年五月丙申年六十二二月己未夫人黃氏
子永孫壻任獻可卽山陰縣承務鄉之陳塢葬焉一女
未行孫曰慧孫君有科第四十年任徽州司戶知壽春
縣其爲兩浙轉運帳司六部架閣文字淮西總領所浙
西提刑司幹官皆不赴余嘗考次洙泗之門不學而任
材者求也遺學而求道者參也學而近於名者商也學

而近於利者師也嗚呼余無以命之矣銘曰

以爲誠好學則孔氏之所稱顏回而已以爲非好學則
天下之滔滔又將誰是咨爾後人勿怠勿止尚君之似

朝奉大夫知惠州姜公墓誌銘

君名處度字容之仕南康尉鄱陽丞知隨清流二縣通
判南雄州守惠州而卒紹熙二年十月二十二日年六
十六三年正月辛酉祔於臨海西溪東奧山君在南康
屢縛巨寇不自言功監司異之名繇此起惠州有母訟
子者從容著從中日引出與語發明慈孝更相感動意
終不置於法歸舟過其家母迎拜謝曰兒能事我矣聞

者以爲庶幾古人也特練吏術得其隱姦如款司善出入人罪宐同推吏厚給祿胥徒貲產中役者當先罷而後募皆人所未知也君七子三女而以盛強之年喪夫人龔氏閩閩素嚴戶外絕行跡夜設燈火相對教書史課紡織皆有成立而君蕭然一榻終死無姬媵人服其清姜氏淄州長山人也姜齊姓也淄齊郡也田常旣篡齊舊公族浮沈邑里千餘年不再見繇稱有媯之後將育於姜竟奪而王之豈師尚父桓公之烈而遂無傳哉君七世祖沼始爲右贊善大夫沼子昭範經行最高遵被遇天聖中至樞密副使宋丞相郊言漢以豪傑徙

姜氏天水後葉復貫淄右李翰林淑亦言繇漢陽徙淄川再爲甲姓按史漢徙齊諸田於關中無姜氏徙者蜀姜維唐姜暮雖出天水不載其所從二公博通古事其徙天水及後世徙而復還殆必有據依而云也昭範子從簡用副樞密任將作監主簿不冝任范文正公備禮邀請亦不往從簡子希顏知雍丘縣希顏子筠通判全州是爲曾祖筠子仲謙有文名著樂書百卷終廣東運副君父誅以呂丞相頤浩世姻許秦檜遲於吳十四年高宗旣歎其屈而孝宗尤器其材遂擢工部侍郎寶文閣直學士君繼善承德宐其世家身苦而志約事集而

能顯子注知邵武軍本規矩服憲令治行甚修余嘗爲
寮知其賢也姜氏盛矣故詩曰必齊之姜與周竝稱故
傳曰雖有姬姜然自小白卒齊無令侯故孔子謂民無
得而稱焉而二惠樂高以亢沒恭非庇其宗者也然則
民之去姜而歸陳豈舜使之哉君與父祖起寂寥息歇
之後貴近赫奕八世相接皆有稱述過於先君蓋惟賢
可以不失其世惟仁可以益大其後爾方家長山時甲
館上腴幾半一縣患難漂泊旅於台州不克自返悲夫
余固憂夫雲海島嶼之間浸遠而忘則後生晚出不復
知其爲齊之姜也故詳錄之以遺注焉注長也曰郊知

餘杭縣曰邾監沙市鎮曰郊曰鄒皆先卒曰鄧今
爲承信郎壻曰知華亭縣陳鈞監雜賣場門趙汝鑑簽
判南康軍詹懷祖孫曰霆曰安祖和祖彌久充實彌壯
仁實彌遜智實夢實孫壻曰黃鍾承奉郎曰陳河將仕
郎銘曰
太公表東海齊郡古臨淄綿綿百世下子孫未嘗離樞
密佐真宗侍郎貴淳熙有美惠州牧邁善與家宐勵我
清苦志絕彼驕吝疵素風落朱榮旅葬台之湄長山蔚
故壠何時復言歸

陳處士姚夫人墓誌銘

余求近世文人可以繼元祐竝稱者得陳君耆卿旣敘而信之矣然竊怪與君壤地同鄉里接何昔未聞而今始見也豈非特立獨出不繫於家門耶君俛而不肖久乃言曰吾胄出太丘長實從婺徙台貽範貽序著名神宗朝二大父并賓皆儒先生傳數十世吾父諱曷字叔明吾母姚氏亦臨海儒家人謂嫁娶適當也吾父之學勤矣載籍累萬數易惑難統衆所怠忽而必盡力焉其致思深矣根萌不能達於枝葉派流不能復於源本則不已焉其研味外之味樂矣竹閣之寂寥雪風之寒清不以告人而入亦莫之扣也其藝業敏矣經義詞賦人

擅其一而疎我兼其二而上也其教人之功用捷矣昏能使明懦能使強銳者抑畫者進時吾亦歿立常曰謹識之勿惰也於是吾母以儉治貧而吾父忘其不足也以豫治粹而親賓疑其有餘也左腕乳裸右手縫緝男以冠女以笄而不知其生育之爲素狹也悲夫豈在人者不可期耶春秋小比吾父無不高選而三歲薦士乃不一用豈在天者不可期耶慶元之丁巳吾父年纔五十二而以八月十四日卒矣子一而女四貧窶迫猝尤甚於吾父在時於是吾母終以儉治而不使其子之無依也終以豫治而不使其女之無歸也且吾父之訓必

曰師友於古吾母之誨必曰視汝父曾謂可獨立特出乎士志於利家門何有不然不肖孤懼不任矣謂不繫於家門亦非也雖然吾有憾焉父天而母壽幾養之有施也不幸嘉定庚午吾母五十九耳五月之九亦不克壽是人與天果皆不可期而吾無以地上爲也故子雖誤於論而吾父開說焉木可抱也亦可踣也山可絙也亦可谷也惟銘罔極也所以示家門之重而父母訓誨之流澤也子儻有意乎余旣媿其言又考其鄉大夫之狀則知叔明未艾而鄉人固尚其德矣不獨以文稱也叔明旣亾而姚夫人固代之教矣不獨以家能也然則

所謂未聞者余寡陋之罪爾昔司馬遷班固稱述父業皆不借他手君不自援筆而余何敢葢叔明葬以己未八月十四日姚夫人葬以辛未十二月庚申壻曰何革姚衍吳夢齡耆卿從事郎教授舒州孫男女各三人銘曰
時豈無大哉新外又同於父界安故世言從
義誠之鄉戲龍之山陳氏自古族家居閒吁嗟叔明手栽檜杉印須室人一往不還獨遺厥子翠竹孔鸞其文爛爛永也不刊

孟達甫墓誌銘

孟導字達甫從其兄學於余葑門幽寂紅藥被野如菜

俊流數十論難捷起良甫酬接甚簡時然後言達甫尤
簡或終席不一語衆謂良甫以道自命當爾猶未測達
甫所至余閒與偶坐則縱言細民疾苦田里愁嘆吏賢
不肖無一不中側聽者皆服知其於時事最精切也監
崑山鎮金華丞幹辦浙東提舉司公事通判臨安府整
焚割蠹職務大起諸使及同僚交譽爭薦或言資敏明
弊山訟海皆究微或言性孤潔絲餽縷謁不逮門且曰
戚家后壺有人焉遂爲將作簿軍器大理丞遷正知嚴
州臨江軍每將議擇材能臣理劇繁事未嘗不在選中
然達父老退食閒居隱几嘘嗒驗學有常業講德有常

友以財聚爲諱以察寃爲急詰姦無枝葉之濫得情無
鉤鉅之巧或以爲是大儒先生所爲非吾所謂材者故
雖不在選中而卒亦不果用也夫事雖材而後集然必
撓材以赴事材雖事而後顯然必生事以示材此常人
之同患非知道者不能免也今夫達父能養其材而不
困於事因於事而不過其材則庶幾古人之意矣在金
華浚培塘陂八百三十役夫二十萬勸相慰勉而已無
朴罰也嚴州時山潦屢浸屋極水突扉則舟楫具茨舍
備糗糧給民遷如歸忘其墊昏耶律裕治城壁於六合
厚遇新附者軍人不悅妄稱總管細作也大譟鬻食盡

招討郭倪脅裕子臣友上之大理達父曰囚筆楷著行黏紙皆勻同此習本也果得誣枉狀韓侂胄誅堂後官五人給舍以爲當隨坐達父承推爭曰以隨爲權則信以隨爲反則非請先罷吏竟免死達父之材不因於事如此會子減賤不行曰必子母相權而後可店鋪抑兌鹽賈科貼乃流通淺術不用也治臨江以儉交貨燕賄皆削去通判挾所重亟沮止終不聽曰爲之詭遇豈不能恐事過吾材爾旣連黜兩州世味益薄知南康自列親嫌不往改江陰軍未上卒嘉定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年六十一孟氏墓於無錫富安鄉山曰梧桐十四年

四月庚申夫人丁氏子從政郎揚州錄事參軍繼勳文林郎繼勤修職郎監臨安府都稅院繼勇葬達父墓東五里幼子一孫未名初大父信安郡王父特進浮寄僑處篋無畱藏窖無積陳達父兄弟瘦僮羸馬僅免徒步視貴豪不萬一比余始授以齊氏治生法酸寒枯落歲糜月累然後麤立田宅畏公上尊法令里社節臘賓親邂逅恩意傾洽戒其子曰昔宣仁簡錄我先后以繼塗妣遭家多難再興宋室俯仰百年而隆祐之澤遠矣若等衣食其力無敢齒八姓仕必繇平進學必依癯儒麤糲適口而膏粱疎毳褐附身則綺紈贅矣諸子敬奉教

從進士貢有司入孝出悌朝經暮史閭巷之間循循焉
然則孟氏方進而未已歟銘曰
以爲道耶既許其兄達父事耶亦道之行事來而理事
往而止合不傷物離不喪己世方用我謝曰不能我所
甚難功利刑名信安維墳已南無北尚其素風梧桐之
側
修職郎監和劑局吳君墓誌銘
郭氏父子興於學余記述已詳同時吳君文炳學尤壯
給費廣蘭溪徐畸字叔範弓兩斛力射命中文得歐曾
筆外法莫有知者吳君獨備禮請主學趣諸子敬事畸

繇此顯名金華唐仲友字與正博學宏詞著作郎知台
州江西提刑吳君亦盡禮請一旦絜生員百餘應聘至
遠近驚愕不意其爲吳君屈也悲夫士亦何常哉易曰
虎視眈眈其欲逐逐無咎世有能操養士之柄而恣其
衣食之求則威望自尊而士靡靡從之何咎之有君名
葵字景陽文炳長子自曾祖臻祖杲雄於東陽君既以
學佐其父所講必儒術所行必善意儔經彙史豪俗痛
改外弟傅寅字同叔博通古書特有隱趣君嚴事如師
遜愛如兄多出資用紀理其家相與終身不失尺寸淳
熙大荒札匝其居數十里養生喪死廩無畱陳補歙縣

西尉通山薄尉建炎後尉無公署訪遺址發私錢更造
益募兵教軍律如素熟民逋負縲於縣廡復以私錢貸
輸曰後勿爾皆驩呼聽命攝大冶縣慕其德聲不言而
化差監和劑局歎曰吾本無進心前十年僅免盜凶匿
今又十年當嘉定丁丑七十三矣方欲辦藥良苦柰何
其長亦陰爲所親地故使食祠廟祿買地孤山下將遂
畱止有寒疾歸九月某日族人竝集扶床徧視曰珍
重乃瞑初君愛水白潭之原曰以是葬我後四年正月
某日竟掩棺焉娶陸氏宗氏子敬子魯子壻陳黻陳桂
曹弼湯康年鄂州教授胡似孫興慶嘉慶君之父智能

知徐力能致唐宐銘也君能厚於傳樂成其名宐銘也
君好善而喜遊意有不適短棹獨往一覽數州余仕江
淮閒君輒來握手匆匆飯數已徑去問其所爲笑而不
答然則非游也其中有所存不偶於世而寄焉爾銘曰
以財活人以儒活身謂仁不富虎也妄云山樵水漁新
道獵德視余此銘仁者之獲

戴佛墓誌銘

嘉定中黃巖戴木以詩集句見愛其意正畱與家居目
不流眴足不窘步斂身降首惟書之徇於是父丁年七
十二矣有上氣疾疾已復至俄又疾作芒屨夜發及門

而丁歿十四年四月丁巳也哭既卒攝衰復至明年猶未行余累趣之木曰二月壬寅葬日也繁昌鄉戴奧葬地也必得銘行矣木言人未有不漁獵貧弱以求富強者怨謗近而易感故業不永命不長雖暫永長衆不謂是也木之先高洵曦曾舜文及祖秉器關市調直銖龠必平不平寧棄與里人同辭贊重曰嘻此佛也先人繼之無改其度亦曰嘻此佛也佛者里人尊敬之極稱也我不誑彼彼故誠我雖不漁獵而富強之道存焉然而人力爲彼不爲此何也族祖屋無子以木弟括爲子久矣會其親從有子先人曰彼當立使括亟歸屋驚泣曰

彼讐也委吾財於壑焉用盡立賣契以畀我先人不聽屋竟自費之十一付其讐示不絕而已從父澹病且死子始一歲歎曰託孤幼莫如吾兄華父華父先人字也舉家貲半請弟栩爲之子先人曰不受無以安吾弟澹死妻上能寡愛其子如已出先人曰是庶幾矣卽以券還上二產直皆餘萬緡昔孟軻省食羹形色干菜好名之論夫始不以一敵動其心多則變矣王介甫語蘇子瞻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人必知此而後可以有爲矣蘇公笑曰較半年磨勘雖殺人爲之也王公不能答噫彼固公卿之簞食豆羹歟若夫二產

之獲則匹夫之千乘已君非好名而能不取豈非賢哉
娶毛氏子楷木栝栲女嫁內舍生毛仁厚曾建大幼未
行孫宐老雙老大老沖老孫女二銘曰
始繇信立一錢不欺終以義斷萬金不私豈無長林何
必高岡棗華連理伯季同藏

趙孺人墓誌銘

嘉定十四年九月丙午王夢龍葬其妻於臨海縣重暉
鄉石門真如山使來告曰婦貴夫所倚也夫富婦所安
也此固世俗與宗室爲婚者之常也趙氏家及中外昔
王公將相貴盛矣然我士人義不倚爲重而又貧不能

使之安方總髻已出遠京師且千里其室處市儻而僧
假其衣食斗儲而尺聚我試迭勝負無慮數十每時睽
歲隔彼兒字女育突然成長我未有及知者然此亦士
人妻之常也趙氏忘其爲貴宗室女樂其爲貧士人妻
見桑而求蠶行田而學稼巷婆里嫂偶坐無怍色疏翁
族姆却立無惰容葵糲瓠菹枯羸僅足而名人勝士避
逅集語輒重觴累俎殷勤勤勞客驚喜畱連不忍去也
其規慮深密以力自致必將成我爲士人家而今已矣
余觀近世惟西橋宗室女有賢行擇對多士人儒先生
子弟有挈之太學者能敬夫何止如賓諸生皆自以其

家不及也夫麟趾信厚公子也未見公女也君名汝議字履巽繇父池州而上爲濮國嫁王氏卒年三十九於是夢龍自太常簿通判婺州二子毅洪三女長壻監嚴州比較務趙崇陶君母王氏校書郎衛女寺簿姑也校書有兩姓詩禮之澤故其甥皆以文字擅名於世寺簿幼而英發池州獨奇愛謂似六哥故以君歸之卒用克苦立王氏家余嘗謂智能兼南北之俗者必大其門蓋收斂損約根本也疏達朗暢枝葉也合而成德家道具焉銘曰
金平前震笑居後載烝載釋靡登靡豆曰夫奚悲噫需險當前震笑居後載烝載釋靡登靡豆曰夫奚悲噫

艱爾思曰子奚有噫教之永

朝請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陳公墓誌銘

公永嘉陳氏名謙字益之曾祖璿祖敏昭父敦化贈大中大夫幼專苦迅捷初得通鑑錄本坐敗教晝夜讀數日畧已盡又論著其要衆咸駭異入太學時尚踵秦檜故禁文氣卑弱公理勝而筆豪其體一變中乾道八年甲科授福州司戶陳丞相俊卿推誠聽公輸苗許自槩量民以爲公賜也教授寧國府未行史丞相浩薦主管刑工部架閣遷國子錄敕令所刪定官樞密院編修官爲孝宗陳中興五事至李綱議建鎮范宗尹趙鼎置鎮

撫上遽曰綱何足道公曰然陛下用大臣審出綱上綱何足道宐如聖諭今顧出綱下遠甚柰何上蹙然遂極論踰數刻因以公語詰責執政孝宗尋內禪公卽求補外與軍壘不就通判江州慕白氏之游自號後司馬畱二年知常州地迫蘇潤望輕爲守未嘗得舉職俚俗謂此監司出氣處也公以義勝姦扶善抑惡据正而行監司俛首遜公所爲州人至今言陳編修神明也不再見矣移提舉湖北辰州猺蒲闕口掠辰沅邵武岡以叛公偶攝憲事親行邊稍經畧之會除夔路運判而帥司荆鄂軍討捕久無功兩路恟恐安撫使王蘭奉畱公就遷

提刑率正兵丁兵三千直擣賊穴降誅八十餘峒凡七十五日猺人自是不復反進直煥章閣於是紹熙五年也慶元二年以戶部爲湖廣總領總司先造會子價益賤減省百纔直五十命曰短錢相承莫能革更規以自利公集卓子鋪日付錢爲千者五百使以七十兌焉傾損無愧器用崇侈者還之金銀以市軍儲分遣官屬士卒逃死者去其隱占以正軍籍皆昔所未有統制不悅過客多缺望然黨論方大起貶斥不勝計而公亦隨去矣後四年知袁州高文虎程松持不可又四年黨論漸止提點成都路刑獄造李冰石堰嘉州繩橋皆施便巧

堅久耐實褒禮者彥待以師友翰墨許與流布岷峨間
蜀人加敬愛移京西轉判復煥章閣開禧元年襄陽前
帥李奕後帥皇甫斌密受韓侂胄意謀先事擾金縱亾
命劫界外斌建令獻馬者補官得馬三千匹總豪皆破
家先騎士浮客無所仰耕又糴米隨郢州歲惡至欄米
搜糴民食頓竭繇是七州民無強弱相扇爲盜縱橫入
金地復歸自寇商販路絕沿漢近山之木皆盡而鄧城
鎮屯田莊府東門處處殺掠城扉晝掩侂胄不知其情
將遂出師公謂侂胄復讐大義伐國重事也豐儲實邊
教而後戰古人成算旣不講添大軍給綱馬射鐵簾蓋

寨屋今日常文又不用乃倚羣盜剽奪行之豈得以敗
亾爲戲乎旣屢論斌奕罪力陳四不宐動且求罷侂胄
患之彌年不決二年薛侍郎叔似以往諭指協和帥漕
畱宣撫京湖公復以戶部郎邊司農少卿總領湖廣遂
去襄陽斌師大出不用宣撫令初敗支池河再敗方城
而郭倬至宿李爽至壽皆大潰金州秦世輔未及行而
潰蓋開禧所謂用兵如此在襄陽也度敵必至至則襄
爲兵衝襄人汲於漢冬涸掬泥而飲公陂北城爲地道
溝江貯之三百尺茭藁藁稗皆備綱舟被係千餘盡釋
之旣至鄂凡米悉運赴襄又曰安陸亦兵衝也併發所

部自夏迄秋襄得斛百餘萬安陸七十萬又分光黃土
兵效用成五關募守安州三關三關者魏將元英所攻
韋獻救之者也及兩州被圍卒賴三關兵救安陸而五
關不可攻敵既解去襄城米未食者十五萬薪水不乏
竟完二城皆如公策除宣撫司參謀辭敵兵深入陷應
城盜焚漢川漢陽空城走或言敵已拆鳳棲寺趙太尉
宅爲棧渡江矣武昌震懼公方待制寶謨閣副薛公宣
撫卽日置司北岸敵絕南河亟命土豪趙觀覆之中流
入馬溺死甚衆餘兵皆反走而孝感屯兵亦夜斫賊營
軍勢欲振矣會德安教授陳之經見侂胄言州無援師

僞爲慟哭可憐者侂胄不其也怒襄陽都統趙淳
忌宣撫司統制呂渭孫誣其殺副統制魏友諒輒殺之
薛公不敢劾遂奪職俱罷然敵卒不窺漢陽收兵北遁
公力也金實困弊然外示不和之形侂胄懼復以公知
江州備警益嚴又以餘力完署舍浚溝洫中流晏然侂
胄死嘉定元年五月敵已決和不樂者乘時毀公復罷
自是不復用八年始提舉興國宮九年八月朔無疾卒
年七十三年正月丁酉葬建牙鄉鵬飛里令人胡氏
先公十年卒子曰臨早夭曰觀宣教郎知益陽縣女曰
家建康府戶部贍中庫薛師董孫曰起宗郊祀皆

任兄弟之子貴州錄參頤彭澤簿異新漢陽簿履將仕
公禎而女之嫁者六人矣公軒邁朗豁純識獨到人情
其畏不知其難荒蹊絕徑匹馬先至洪波駭浪扁舟夜
涉惟意所向若或助之故動必有成而人亦莫能測也
初隆興乾道中浙東儒學特盛以名字擅海內數十人
惟公才最高其在易菴集文最勝然公未嘗自異於輩
流輩流亦不知異公也開禧之役四十年大事而公獨
先見李奕皇甫斌敗證告於朝及襄城安陽獲全功又
最著然無分銖之賞方以爲罪公亦不自明也夫挾二
最世不異復不賞已置不論矣至庸人之誇公則有甚

可哀者公之使湖北也岳復二州人愬曰總所歲糴我
米不與我錢我非官戶也非士人也非義勇也三者幸
而免使我併受總取我一縣又倍之傳子至孫不能脫
也公移書總領張抑再三抑盛怒不許旣而公爲抑代
遽奏罷之抑慚恨誣公所以去者用此至今吳琚檢校
公在時錢物然反多抑七十餘萬後人以抑昉爲讒因
佐佑其說比罷副宣撫復令項安世校公後總時錢物
然一錢一粟不謬二籍至今藏其家嗚呼世言讒人能
以白爲黑止於所讒而已不讒者固素定也人素定故
也免岳復永世之糴二州祭祠至今不絕人不素定乎

安世不相謀也檢校若合符人不素定乎今讒者往矣不讒者可以定矣古人謂舜與跖之分嗟夫不定則無分而舜爲跖矣銘曰至今其家即世言其人選煥遲魯儒之常患質少文多流俗所訕天門開闔孰知公賢千里獨行振袂無前蠢爾闕口覆波若電開禧挑敵最爲先見輦粟萬倉卒全兩邦敵不至江又公之庸凡可陳力奮無易劇零功碎績所存歷歷汲綆千尋不盡其深以淺疑我讒夫之涇或棲連崗或汎長流震友雲朋造物與游建牙之鄉鵬飛之里公游遠矣公譽方起

毛夫人墓表

故朝奉郎知珍州毛檝妻孺人詹氏從其子爲秦司買馬幹官卒葬衢州江山縣南臺寺綠秀山是時吳曦斷東道自王方平慮其國忘其家先其君後其親以節聞天下他年自廬山來永嘉渚上請余爲夫人表於墓余曰史有狀壤有銘具矣復欲何所道且必言子罵賊是自表也方平泣愬曰誠然吾得大罪於母四本以故急升斗祿爾乃浮江緯湖上一綫之峽遭狂賊僭亂震動倉猝畱無計去無從是不擇便近地危其親罪一也曦盜蜀無假南士不亟東下益西寄孥議使者坐縱口罵

曦激士大夫心爲賊囚守雖曦自斃蜀復定而母以憂憤終是不量官守高卑於親何益罪二也曦死用乏方增賦佐諸費吾數語有位治叛國當明逆順今籍陰通賊十數大家貲數千萬何不給而重斂疲民皆張目縮舌不敢應吾因大怒題絕印紙不可納考功是不度事難易妄發母已無益毛氏祭之祭繇是闕焉罪三也旣失任耕廬山追憶吾母暑風清冬日燠或牽軟車婦扶前孫挽後山巔可休水澁可息今不及游矣割一蕘魁剝一豆筴妻子皆得飽吾母不及享矣古人以代耕之祿不及爲親恨吾以代祿之耕不及爲親悲罪四也夫

忠不獲其上謗鬱於下孝不全其親罪積於身故揭書之使過而讀者無不彰也雨漬風裂石苟未漫而吾罪猶未已也所以戒天下爲人子者焉余謂君前事幸未至陷胸碎首雖然亦烈丈夫矣而其辭約其義隱如此是可表也

母杜氏墓誌

夫人姓杜氏父某祖某溫州瑞安縣人也杜氏世爲縣吏外王父不願爲吏也云之居田閒有耕漁之樂其後業衰而夫人生十餘年則能當其門戶勞辱之事矣孝敬仁善異於他女子始葉氏自處州龍泉徙於瑞安貧

匱三世矣當此時夫人歸葉氏也夫人既歸而歲大水飄沒數百里室廬什器偕盡自是連困厄無常居隨僦輒遷凡遷二十一所所至或出門無行路或棟宇不完夫人居之未嘗變色曰此吾所以從其夫也於是家君聚數童子以自給多不繼夫人無生事可治然猶營理其微細者至乃拾滯麻遺紵緝之僅成端匹人或笑夫人之如此夫人曰此吾職也不可廢其所不得爲者命也窮居如是二十餘年皆人耳目所未嘗見聞者至如國風所稱之婦人不足道也親戚共勸夫人曰是不可忍矣何不改業繇他道衣食幸易致夫人曰然不可以

羞吾舅姑之世也夫人嘗戒適等曰吾無師以教汝也汝善爲之無累我也又曰廢興成敗天也若義不能立徒以積困之故受憐於人此人爲之繆耳汝勉之善不可失也故雖其窮如此而猶得保爲士人家者繇夫人見之之明而所守者篤也乾道八年夫人生之四十七年也始得疾甚異上滿下虛每作驚眩輒死某等不知所爲但相聚環旁泣耳夫人少定曰汝勿恐吾未死也又曰吾疾非旦暮愈也而汝所謀以養者在千里之外汝去矣徒守我亾益也閒獨歎曰吾雖忍死無以見門戶之成立矣淳熙五年春夫人臥疾七年矣一日忽

自能行履洗面櫛目既而無苦如平人者親戚子姪交相慶而某亦偶得進士第以歸人皆謂夫人及見某之有成而疾瘳其可以償疇昔之不遇而爲某喜者以爲昔苦致養而不足今庶幾可以祿仕養也居六月疾復作不可救閏月二十三日竟卒天乎痛哉是所以照臨諸孤之不孝而使之終無以自贖者也某年某月某日家君以夫人之喪葬於某縣某鄉某山子四人逮適過還幼養潘氏女一人許嫁矣先葬某號泣而請於家君曰極天下之物以爲養而不足以言報者人之親也極庶人之勤瘁以終其身而不及於一日之樂以致其養

者夫人之爲親也夫人之德可以爲婦可以爲母而無其家業殆不克施天地不可愬夫人不得壽而抱永疾以死使幸而有可以施其德之勢而卒不克遂也若此者皆某之不孝且不肖也尙何言哉今起殯屋以從幽兆則萬事殞裂而終已於此矣惟夫人之志所嘗以訓飭其孤而他日庶幾奉以不忝者猶有天下之名義而已以某之不孝酷罰不爲神物所佑則恐不能終喪而從夫人以死幸而免於死而氣力寡弱不足以服行遺訓又恐終無以自見於世也使其幸而免於死不死而人子之義能終有以自見然後夫人之志明而可以乞

銘於世之君子以誦其哀矣顧今未有述也家君曰然其以命汝用敢畧序始末培名於墓隅

通直郎致仕總幹黃公行狀

紹熙五年秋七月庚午黃子由自嘉王府直講爲起居郎兼權給事中踰月遷中書舍人兼侍講時國有大喪內禪甫定諸處分尚多草創人心憂恐天子思盡下情博謀羣臣於三宮僚尤委信或一日再宣對子由素負直節激發敢言事事有未便常爭論上每爲順聽一時甚賴之知子由者不以遭遇萬一遽至顯用爲子由之身榮而以子由能竭誠不阿補益上初政爲國家喜之

也冬十月庚寅子由以父喪去職於是知之者又皆痛惜以爲天不且假其父之年而令於此時得疾死何耶知子由之父者則又曰不然是翁奮立寒苦爲鄉先生天質疎宕不避就向背教子必自達於義晚而後得仕仕不盡其能而死是可痛惜也焉得但以子由一時去職爲重而痛惜之哉明年子由使其弟田來曰將以慶元二年三月某日葬吾父於吳縣至德鄉觀音山天平往而不復反也圖以永先人之存詔無窮之哀宐莫如有以述也惟荒哀迷塞不能次第其辭而以屬於子也若何而可余念去歲臨於重華且脯輒與子由同待事

殿門外一日子由出家信數通徧視諸大夫雪涕曰天翁官建鄴疾病矣而易月之練方畢家事義不竝柰何宰相聞之子若往省上時猶在嘉邸大書成齋二字令以賜翁成齋者翁爲鄉先生授弟子經時所名也至則翁疾良愈遂奉以來行在及子由入見上先問翁動息曰總幹已無事耶已安樂耶子由頓首謝歸道上語翁歎曰士不遇巖棲谷隱姓名淪滅其常也今以蓬門被雲漢之章野人致天帝之問吾爲賴寵乎故自子由驟用時適多事而翁誨之曰惟苦言可以報國爾親爲視表章或具草使上之子由固喜忠義然觀翁意雖有可

以回曲保榮利亦不願其子爲之也然則知之者所以惜子由之去而哀翁之死不虛矣翁死上遣中使王德謙賻舉朝皆弔哭喪還赴於塗哭於郊弔於家者相屬也且翁父子旣逢時貴重而其生死之際又爲時所痛惜如此今子由欲求先人之存詔無窮之哀是則述之大者已以首於狀可也君諱雲字鼎瑞吳郡人世農家未有仕者居幼自知學年十二三已能授童子書旣冠入太學文義益通達吳中大書會稀少至君學早成後生慕從常百餘人勤苦誘掖一變口耳之習其薦第有名多君門下他師不敢望也考官戲曰吾爲黃先生取

士爾嘗徹舊宅將新之夜半鄰近驚曰火且作視之則有光發其楹下或以告君君臥自若曰有是乎告者益衆曰火且作三矣君徐起祝曰吾及兒子幸爲儒他日以是試之可也未幾子由以對策言直得賜第一人及第君所對尤切亦欲以冠持奏者有不喜曰少戇矣猶寘高等時淳熙八年也調永州祁陽縣主簿簡易廉直民愛敬之辭監建康酒庫人謂君酒碎務何得自屈君曰吾豈以儒者薄是官投明坐鑪下治之逾謹諸司更薦君一一俛受至當改官乃自言老病不願遂以通直郎致仕卒年六十四娶李氏有婦道窮約中能助君爲

善再娶劉氏竝贈孺人三子子由長也名由爲朝散大夫試中書舍人兼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講次甲進士次田免解進士女歸迪功郎台州天台縣主簿趙汝泌君坦蕩不爲限級遇人無新舊樽酒盡歡財物到手與親友共費買丁田供粥糜而已而有至性四歲喪母鞠於莫氏其考復聘孫氏從而室諸有弟曰茂君日自莫氏往來寧其父母退而撫茂夙而不懈也孫氏又死君迎父育弟己之服具使茂擇取半焉茂又不進君復空舍納之衣食居處無間也劉氏故適士人夫死久尚未殯姑老二女幼乃改事君君爲葬死者養老者經營其女

各有歸焉有文二十卷詞詠從容每指其心而言曰是方寸地豈可忽耶慶元元年九月日朝請郎試太府卿淮東軍馬錢糧葉某狀

故贈右諫議大夫龔公諡節肅議

議曰陳瓘鄒浩任伯雨及公皆官不應諡天子特賜之諡追傷禍變艱難之所致褒勸仗節敢言之臣所以示爲百僚法也竊因明詔考見當時之故蓋元符之末建中靖國之初既昭雪流人生死蒙澤天下望盡復元祐政事而巨姦已敗者猶偃蹇不自退方稔者日睥睨而爲謀公與同時諫官御史隨其邪慝所在連奏累疏仰

鋒摧擊時之盛衰視其官治之廢興繇其身志清王道奪回正路可謂壯哉夫君子之所以貴乎天下者以其念治之心異於人也推念治之心而遂之方讒人尚熾邪正未分如癰疽隱起於其身不決潰之不止而或者乃以爲不可力爭以激其勢斯患失而不知義者之論也世言公羈置化州徒步赴貶持扇乞錢以爲資嗟乎公能不自悔矣雖姦臣遇公之酷如此又豈足爲公戚哉謹按諡法能自持守曰節剛德克就曰肅諡公曰節肅宐無愧謹議

李丞相綱諡忠定議

議曰公自起居郎極論都城水災斥爲監當而抗直之
聲震於天下矣及幹離不來寇在廷茫然將從乘輿以
出獨公請與執政辨詰遂奪其議力守京師敵以退卻
然其畱割三鎮詔書擊女真之歸而募兵以防其再至
皆爲同列所排不果用也高宗中興首命公自輔於是
張邦昌以僭逆誅矣先是河北河東錄堅守者建遣張
所傅亮往援接之乞幸襄鄧以係人心而無走東南使
周望傅雱通問二聖而無踵和約時中原尚未潰也公
方除京輔亂政漸復祖宗舊法奏請施行數十事多中
機要使稍得歲年之須則兩河不遂陷而敵不敢復鼓

行入內地矣而讐恥因可報也不幸有七十五日而罷
去迄其後常疎外坎壈雖僅免顛沛而曾不少得其意
焉自是禍難百出而南北竟以分裂此爲國家惜者所
以哀公之心而深悲其相之不終士至有未嘗識公面
而坐論救公以死彼豈有所顧望附託而然哉蓋公之
賢自當時市井負販莫不喜爲之道說然而謗公者亦
衆矣其尤甚者罪公特以計取顯位而已京師之禍公
實使之嗚呼當是之時所謂謀國者豈有他道哉其自
許爲謀詳慮密而謂公爲畧而疎自以爲鎮重能消殞
而謂公爲輕銳而喜事其恬視君父之仇畏死持祿甘

爲世所賤侮而以公之能尊君以身徇國爲人望所屬者謂爲朋黨要結以自榮故主和者非致寇而守京師者爲失策矣則公之負謗於時固亦其理之所宜得也何足辨哉顧獨有可恨者夫是非毀譽之相蒙布必至於久而後論定是從古已然者也公之歿五十載矣世之論公者卒亦未有以大異於前日也何歟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考公之行事而深察其志使要其功烈之所成就則豈有媿於孔子之所稱者哉悲夫謹按諡法慮國忘家曰忠安民大慮曰定請以忠定爲公諡謹議

睦山堂銘

周茂良居睦源家旁一里山拱水揖自成面勢望神洞白雲遠近顯敞作屋聚書草木脩列余名曰睦山堂用其所當問學者爲銘銘曰

地稱順悌之名居襲昆仍之久資仁以合其族濬文以光其後爲堂之功始基而愈厚也學有本統昭然垂憲未知之也役思研慮涉聞辨知而卒無益旣知之也博論廣類極治盡末而終不倦強其志不弱其質明於義不疑於善聖言在前待進而驗成材在習力熟則變黜徒悟之寡淺無單傳之夸羨故始終俱有考窮達皆可

願也有簡婉婉有竹雅雅睦山之下尚啓來者
不疑師立齋銘
臨邛魏華甫自校書郎出守漢嘉於是生二十九年
未矣榜其齋曰師立而請爲銘銘曰無益
人之晞聖資蓋匪夷亦或僅有而患失時我材甚富我
年孔當捨彼舊轍鮮爲物降命以義知心非外假至於
不踰夫孰禦者雖則云然有言於茲是二非一必也貫
之曾參之忠端
復思其難一簣苟止無以爲山卓哉淵微大矣文獻遐
邇式昭亶亶勿倦

陳德中老勤堂銘

老之將至夫子不知老之既至齋以代齊血氣役身萬
世同過方壯雖剛將老輒情懷我良朋天與至淳未壯
已修既老能勤勤於好學惕若不足往監歷歷可慕可
愕勤於爲善澹乎有餘外利紛紛愈遠愈疎如玉比德
本性不易琢成圭璧義理孔獲其堂始新草木華滋匪
老爾佚惟勤爾思

鐘銘

不律不呂非陽非陰破幽出昏以大爲音悲爾舍生如
夢自沈各隨所聞復其本心

始部使者下屬郡祈晴而斬自十三日大雨之後膏潤
相接穀之未刈者殆欲芽矣將以十九日有謁祠下執
事宿戒陰雲忽開象緯清明原隰酣麗曝曬藁穗槩平
釜鍾困倉不空歲事良畢夫敏於赴急者神之德怨於
失時者民之情待訥而從人道所尚先禱而應吏懼不
堪益求其衷以稱嘉貺

謝雪文

當庚寅之上謁粲晴光其朝晰步堂皇以屢瞻漸重雲
之晡起霰已下兮還止陰已交而似霽越庚寅之三日

續終日而竝萃高峩峩兮特映遠蒼茫兮平施抽寒日
之關鑰洗麥苗之昏穢徧國人而相語何胥蠻兮斯異
事有時而適合物或疑於偶值惟應節而不濫尤神靈
之可貴念欲報之靡足寫以詞而來既

祠山禱雨文

三日爲霖旱氣始消前日雖雨曾不崇朝未插之秧十
尚三四頽然塊中插者行死湫潭十餘駢迎疊拜紛紜
一春其力甚憊凡此諸龍豈無威神暫雨輒止莫知其
因位尊責重惟王是扣大足大通非王孰有田一以盈
苗蔚以清河滿奮痕船高槳輕我昔建康王答如響今

將誰依鑒我勿
祠山謝雨文
迺五月乙酉雨晝夜不止百泉交趨于壑竝至或耘其
前歌長以謠或播其後笑而忘號擔牲挈壺敬謝明德
伊苗有穉惟稼之穡

送龍水還潭文

比者乞水歸自潭下澤未隨應衆竊遲之迺初七之夕
大雨驟至始於西方吹臺有失霧氣翳鬱旣而大羅諸
山陰雲四合兼晝累夜霏爲巨霏積爲重霖秋成在望
一郡同喜神功不宰妙化難名而合境士民私憂過計

方欲推龍功之所致驗雨職之所專保佑此方永永依
怙惟龍不倦特施顯發威靈自今以往有旱必告邦人
當竭其力事龍無怠龍其鑒之

水心文鈔卷九終

當敬其大專辭無怠請共學之
辭辭請不辭辭故願終身學自今以終其身少者
八裕辭請於之也海無雨無之也事於於也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